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

列傳五十

崔日用

從兄日知

張嘉貞

弟嘉祐

蕭嵩

子華

張九齡

弟九皋

九章

子極

九皋曾孫仲方

李適之

子季卿

孫融

嚴挺之

崔日用滑州靈昌人其先自博陵徙家焉進士舉初爲
芮城尉大足元年則天幸長安路次陝州宗楚客時爲
刺史日用支供頓事廣求珍味稱楚客之命徧饋從官
楚客知而大加賞歎盛稱薦之由是擢爲新豐尉無幾
拜監察御史神龍中祕書監鄭普思納女後宮潛謀左

道日用遽奏劾之普思方承恩中宗不之省日用延爭

懇至詞甚抗直普思竟伏其罪時宗楚客武三思武延

秀等遞爲朋黨日用潛皆附之驟遷兵部侍郎兼修文

館學士

宴內殿酒酣起爲回波舞求學士卽詔兼修文館學士

中宗暴崩韋庶人

稱制日用恐禍及已知元宗將圖義舉乃因沙門普潤

道士王曄密詣藩邸深自結納潛謀翼戴元宗嘗謂曰

今謀此舉直爲親不爲身日用曰此乃孝感動天事必

克捷望速發出其不意若少遲延或恐生變及討平韋

氏其夜令權知雍州長史事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黃

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食實封二百戶爲相月餘

與中書侍郎薛稷不協於中書忿競由是轉雍州長史

停知政事尋出爲揚州

新書

長史歷婺

新書

汴二州刺

史兖州都督

新書

刺史荆州長史因入奏事言太平公主謀

逆有期陛下往在宮府欲有討捕猶是子道臣道須用

謀用力今旣光臨大寶但須下一制誰敢不從忽姦宄

得志則禍亂不小上曰誠如此直恐驚動太上皇卿宜

更思之日用曰臣聞天子孝與庶人孝全別庶人孝謹

身節用承順顏色天子孝安國家定社稷今若逆黨竊

發卽大業都棄豈得成天子之孝乎伏請先定北軍次

收逆黨卽不驚動太上皇元宗從其議及討蕭至忠竇

懷貞之際又令權檢校雍州長史加實封通前滿四百戶尋拜吏部尚書日用嘗採毛詩大雅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因上生日表上之以申規諷并述告成之事手詔答曰夫詩者動天地感鬼神厚於人美於教矣朕志之所尚思與之齊庶乎採詩之官補朕之闕且古者封禪升中告成朕以菲德未明於至道竦然以聽頗壯相如之詞惕然載懷復慚夷吾之語卿洽聞殫見溫故知新逮此發揮益彰忠懇豈非討蓬山之籍心不忘於起予因蘭殿之祥言固深於啓沃朕循環覽諷用慰於懷今賜卿衣裳一副物五十段以示無言不酬

之信也

兄久之坐累

爲常州刺史削實封三百戶轉汝州刺

史開元七年差降口賦特下敕曰唐隆之際逆黨構兇

崔日用當時潛論其事及於戡翦實預元謀而所食之

封後以例減功旣居多特宜準初食之封與二百戶十

年轉并州大都督長史尋卒時年五十

并人懷其惠吏民數百皆編服

喪贈吏部尚書諡曰昭後又贈荊州大都督子宗之襲

好學寬博有風檢與李白杜甫以文相知者

日用才辨過人見事敏速每朝

廷有事轉禍爲福以取富貴及先天已後復求入相竟

亦不遂嘗謂人曰吾一生行事皆臨時制變不必重專

守始謀每一念之不覺芒刺在於背也

日用從父兄日知

字子駿以明經進至兵部員外郎與張說同為魏元忠朔方判官

亦

有吏幹景雲中為洛州司馬會譙王重福入東都作亂

羣臣皆避難逃匿日知獨督率人吏赴畱守與屯營合

勢討賊重福既死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

遷殿中少監建言廢馬多

請分牧隴右省關畿

累遷京兆尹

封安平縣侯

坐賊為御史

李如璧所劾左遷歙縣丞俄又歷遷殿中監

進中山郡公

日

知素與張說友善說薦之奏請授御史大夫上不許遂

以為左羽林衛大將軍而以河南尹崔隱甫為御史大

夫隱甫由是與說不協日知俄遷太常卿自以歷任年

久每朝士參集常與尚書同列時人號為尚書裏行遂

爲口實開元十六年出爲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尋以年

老致仕卒諡曰襄

張嘉貞

字嘉貞

蒲州猗氏人也

本范陽舊姓高祖子吒仕隋終河東郡丞遂家蒲州

爲猗氏人

弱冠應五經舉拜平鄉尉坐事免歸鄉里長安中

侍御史張循憲爲河東採訪使

事有未決病之間吏曰若頗知有佳客乎吏以

嘉貞對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

薦嘉貞材

堪憲官請以已之官秩授之

他日武后以爲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爲因請以官讓

后曰朕寧無一官以進賢邪

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嘉貞奏曰以臣

草萊而得人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

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卷簾

與語大說擢拜監察御史

擢循憲司勳郎中酬其得人

累遷

兵部員外郎

中書舍人歷秦

梁秦二州

州都督并州長史爲政嚴肅甚爲

人吏所畏開元初因奏事至京師上聞其善政數加賞

慰嘉貞因奏曰臣少孤兄弟相依以至今臣弟嘉祐今

授鄯州別駕與臣各在一方同心離居魂絕萬里乞移

就臣側近臣兄弟盡力報國死無所恨上嘉其友愛特

改嘉祐爲忻州刺史時突厥九姓新來內附散居太原

已北嘉貞奏請置軍以鎮之於是始於并州置天兵軍

以嘉貞爲使六年春嘉貞又入朝俄有告其在軍奢僭

及贓賄者御史大夫王峻因而劾奏之按驗無狀上將

加告者反坐之罪嘉貞奏曰昔者天子聽政於上瞽賦
矇誦百工諫庶人謗而後天子斟酌焉今反坐此輩是
塞言者之路則天下之事無由上達特望免此罪以廣
謗誦之道從之遂令減死自是帝以嘉貞爲忠嘉貞又
嘗奏曰今志力方壯是效命之秋更三數年卽衰老無
能爲也惟陛下早垂任使死且不憚上以其明辨尤重
之八年春宋璟蘇頲罷知政事擢嘉貞爲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帝欲果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
侍郎韋抗曰朕常記其風操而今爲
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爲我思之抗曰非張齊邱乎
今爲朔方節度使帝卽使作詔以爲相夜且半因闕大
臣表疏舉一則嘉貞所獻遂得其名數月加銀青光祿大夫遷中書令其始

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嘉貞斷決敏
上湜驚曰此終其坐後十年而爲中書令嘉貞斷決敏
速善於敷奏然性強躁自用頗爲時論所譏時中書舍
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
訓皆爲嘉貞所引位列清要常在嘉貞門下共議朝政
時人爲之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崔員開元十年車駕幸
東都有洛陽主簿王鈞爲嘉貞修宅將以求御史因受
贓事發上特令朝堂集衆決殺之嘉貞促所由速其刑
以滅口乃歸罪於御史大夫韋抗中丞韋虛心皆貶黜
之其冬祕書監姜皎犯罪嘉貞又附會王守一奏請杖
之皎遂死於路俄而廣州都督裴仙先下獄上召侍臣

問當何罪嘉貞又請杖之兵部尚書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今秋受詔巡邊中途聞姜皎以罪於朝堂決杖配流而死皎官是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死卽殺應流卽流不宜決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勲貴在焉皎事以往不可追悔他先祇宜據狀流貶不可輕又決罰上然其言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卽爲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爲他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初嘉貞爲兵部員外郎時張說爲侍郎及是說位在嘉貞下旣無

所推讓說頗不平因以此言激怒嘉貞由是與說不協

上又以嘉貞弟嘉祐爲金吾將軍兄弟並居將相之位

甚爲時人之所畏憚

兄弟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間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

十一

年上幸太原行在所嘉祐賊汙事發張說勸嘉貞素服

待罪不得入謁因出爲幽州

新書幽州

刺史說遂代爲中書

令嘉貞惋恨謂人曰中書令幸有二員何相迫之甚也

明年復拜戶部尚書兼益州長史判都督事敕嘉貞就

中書省與宰相會宴嘉貞旣恨張說擠已因攘袂勃罵

源乾曜王曖共和解之明年坐與王守一交往左轉台

州刺史復代盧從愿爲工部尚書定州刺史知北平軍

事累封河東侯將行上自賦詩詔百僚於上東門外餞之至州於恆嶽廟中立頌嘉貞自爲其文乃書於石其碑用白石爲之素質黑文甚爲奇麗先是嶽祠爲遠近祈賽有錢數百萬嘉貞自以爲頌文之功納其數萬十七年嘉貞以疾請就醫東都制從之至都目瞑無所見上令醫人內直郎田休裕郎將呂宏泰馳傳往省療之其秋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大都督諡曰恭肅嘉貞雖久歷清要然不立田園及在定州所親有勸植田業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飢餒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亦無用也比見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沒

後皆爲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皆歎伏
初嘉貞作相薦萬年縣主簿韓朝宗擢爲監察御史及
嘉貞卒後十數歲朝宗爲京兆尹因奏曰自陛下臨御
已來所用宰相皆進退以禮善始令終身雖已沒子孫
咸在朝廷唯張嘉貞晚年一子今猶未登官序上亦惻
然遽令召之賜名延賞特拜左內率府兵曹參軍德宗
朝位至宰輔自有傳

嘉祐有幹略白右金吾將軍貶浦陽府折衝至二十五
年爲相州刺史相州自開元已來刺史死貶者十數人
嘉祐訪知尉遲迴周末爲相州總管身死國難乃立其

神祠以邀福經三考改左金吾將軍後吳兢爲鄴郡守
又加尉遲神冕服自後郡守無患

新書贊曰開元之盛所置輔佐皆得賢才不者若張
源等猶惓惓事職其建明有足稱道朝多君子信太
平基歟張氏三世宰相然器有所窮嘉貞窮於俗延
賞窮於伎宏靖窮於權惜哉○源乾曜舊書見上卷
延賞宏靖別見

蕭嵩貞觀初左僕射宋國公瑀之曾姪孫祖鈞中書舍
人有名於時嵩美鬚髯儀形偉麗初娶會稽賀晦女與
吳郡陸象先爲僚壻象先時爲洛陽尉宰相子門望甚
高嵩尚未入仕宣州人夏榮稱有相術謂象先日陸郎
十年內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一門盡貴官位高而有

壽時人未之許神龍元年嵩調補洺州參軍尋而侍中

扶陽王桓彥範出爲洺州刺史見之推重待以殊禮

河北

黜陟使姜師度表爲判官

景雲元年爲醴泉尉時陸象先已爲中書

侍郎引爲監察御史及象先知政事嵩又驟遷殿中侍

御史開元初爲中書舍人與崔琳王邕齊澣同列皆以

嵩寡學術未異之而紫微令姚崇許其致遠眷之特深

歷宋州刺史三遷爲尚書左丞兵部侍郎

十四年以兵部尚書領朔

方節度使既赴軍有詔供帳餞定鼎門外元宗賦詩勞行

十五年涼州刺史河西節

度王君奐恃衆每歲攻擊吐蕃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

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城執刺史田元獻及君奐父

壽盡取城中軍資及倉糧仍毀其城而去又攻玉門軍
及常樂縣縣令賈師順嬰城固守賊遂引退無何君奭
又爲迴紇諸部殺之於鞏筆驛河隴震駭元宗以君奭
勇將無謀果及於難擇堪邊任者乃以嵩爲兵部尚書
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

封蘭陵縣子

嵩乃請以裴寬郭虛已

牛仙客在其幕下又請以建康軍使左金吾將軍張守
珪爲瓜州刺史修築州城招輯百姓令其復業又加嵩
銀青光祿大夫時悉諾邏恭祿威名甚振嵩乃縱反間
於吐蕃言其與中國潛通贊普遂召而誅之明年秋吐
蕃大下悉末明復率衆攻瓜州守珪出兵擊走之隴右

節度使鄯州都督張志亮引兵至青海西南馮波谷與吐蕃接戰大破之八月嵩又遣副將杜賓客率弩手四千人與吐蕃戰於祁連城下自晨至暮散而復合賊徒大潰臨陣斬其副將一人散走山谷哭聲四合露布至元宗大悅乃加嵩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官一子恩顧莫比十七年授宇文融裴光庭宰相又加嵩兼中書令自十四年燕國公張說罷中書令後缺此位四年而嵩居之常帶河西節度遙領之加集賢殿學士知院事兼修國史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夫人賀氏入覲拜席元宗呼爲親家母禮儀甚盛尋又進封徐國公

二十一年二月侍中裴光庭卒光庭與嵩同位數年情

頗不協及是元宗遣嵩擇相嵩以右丞韓休長者舉之

及休入相嵩舉事休峭直輒不相假互於上前論曲直

因讓位元宗眷嵩厚帝慰之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嵩

下未厭得以乞身有如厭臣首領且不保又安得自遂

因流涕帝為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未能決第歸夕當有

詔乃許嵩俄遣高力士謂嵩曰朕將爾授尚書右丞相

令罷相是日荆州進黃甘以休為工部尚書尋又以嵩

子華為給事中二十四年拜太子太師及幽州節度使

張守珪坐賂遺中官牛仙童貶為括州刺史嵩嘗賄仙

童李林甫發之貶青州刺史尋又追拜太子太師嵩又

請老嵩性好服餌及罷相於林園植藥合鍊自適華時
爲工部侍郎衡以主壻三品嵩皤然就養十餘年家財
豐贍衣冠榮之天寶八載薨年八十餘贈開府儀同三
司

子華天寶末轉兵部侍郎祿山之亂從駕不及陷賊僞
署魏州刺史乾元元年郭子儀與九節度之師渡河攻
安慶緒於相州華潛通表疏俟官軍至爲內應賊伺知
之禁錮華於獄崔光遠收魏州破械出華魏人美華之
惠政詣光遠請留朝廷正授魏州刺史旣而史思明率
衆南下子儀懼華復陷乃表崔光遠代華召至軍中及

相州兵潰華歸京仍以僞命所汙降授試祕書少監華
謹重方雅綽有家法人士稱之尋遷尚書右丞乾元三
年出爲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上元元年十二月制
曰弼予之選審象是求天步未平廟謨尤切必資明表
佇以佐時畫一之才取則不遠正議大夫前河中尹兼
御史中丞充本府晉絳等州節度觀察等使上柱國嗣
徐國公賜紫金魚袋蕭華公輔成名承家繼業詞標麗
則德蘊謨明再履宮坊尤知至行致君望美閱相求能
且推伊陟之賢更啓漢臣之閣還依日月佐理陰陽俾
參政於紫宸用建中於皇極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時中官李輔國專典禁兵怙寵用事求爲宰相諷宰相裴冕等薦已華頗拒之輔國怒肅宗方寢疾輔國矯命罷華相位守禮部尚書仍引元載代華肅宗崩代宗在諒闇元載希輔國旨貶華爲硤州員外司馬卒於貶所衡子復德宗朝位亦至宰輔華子恆悟恆子俛大和中宰輔悟子倣咸通中宰輔皆自有傳

張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曾祖君政韶州別駕因家於始興今爲曲江人父宏愈以九齡貴贈廣州刺史九齡幼聰敏善屬文年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大嗟

賞之曰此子必能致遠

會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之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

登

進士第應舉登乙第拜校書郎元宗在東宮舉天下文

藻之士親加策問

以道作伊呂科

九齡對策高第遷右

新書左

拾

遺時帝未行親郊之禮九齡上疏曰伏以天者百神之

君而王者之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之

義蓋以敬天命以報所受故於郊之義則不以德澤未

洽年穀不登凡事之故而闕其禮孝經云昔者周公郊

祀后稷以配天斯謂成王幼沖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

不暫廢漢丞相匡衡亦云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

舒又云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正故春秋非

之臣愚以爲匡衡仲舒古之知禮者皆謂郊之爲祭所
宜先也伏惟陛下紹休聖緒其命惟新御極已來於今
五載旣光太平之業未行大報之禮竊考經傳義或未
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用寧將欲鑄
劍爲農泥金封禪用彰功德之美允答神祇之心能事
畢行光耀帝載況郊祀常典猶闕其儀有若怠於事天
臣恐不可以訓伏望以迎日之至展焚柴之禮升紫壇
陳采席定天位明天道則聖朝典則可謂無遺矣

又言乖政

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邇昔東海枉殺孝婦
天旱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冤況六合元
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九親
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由豈唯一婦而已今刺史

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
非其人由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
爲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
職出以爲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
縣令尚可言哉毗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爲奸進者
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從此銷鬱由不選親
人以成其敝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
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利也京師衣冠所聚
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安肯復出爲刺史縣令哉
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爲刺史縣令哉
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
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
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
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
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爲此而救其失恐天下
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修素行而不
爲微幸姦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
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
者吏部條章舉贏千百万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史滑徒
緣姦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

賸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鏃舟以記者也凡稱
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由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
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
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拔十得五斯
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
人有平配之謂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於
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
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爲州
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
人之繁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爲耗豈多士哉蓋
冒濫抵此爾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
此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
聽受不明事則已矣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
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
無高卑唯得與不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修善士守
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名進人土
亦有修名獲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
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
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
下之士必刻意修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俄

遷左補闕九齡以才鑒見推當時吏部試拔萃選人及應舉

者咸令九齡與右拾遺趙冬曦考其等第前後數四每稱平允開元十年三遷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中書令與九齡同姓敘爲昭穆尤親重之常謂人曰後來詞人稱首也九齡旣欣知己亦依附焉十一年拜中書舍人十三年車駕東巡行封禪之禮說自定侍從升中之官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已之所親攝官而上遂加特進階超授五品初令九齡草詔九齡言於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爲先勞舊次焉若顛倒衣裳則譏謗起矣今登封需澤千載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未

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際事
猶可改唯令公審籌之無貽後悔也說曰事已決矣悠
悠之談何足慮也竟不從及制出內外甚咎於說時御
史中丞宇文融方知田戶之事每有所奏說多建議違
之融亦以此不平於說九齡復勸說爲備說亦不從其
言無幾說果爲融所劾罷知政事九齡亦改太常少卿
尋出爲冀州刺史九齡以母老在鄉而河北道里遼遠
上疏固請換江南一州望得數承母音耗優制許之改
爲洪州都督俄轉桂州都督仍充嶺南道按察使上又
以其弟九章九臯爲嶺南道刺史令歲時伏臘皆得寧

觀初張說知集賢院事常薦九齡堪為學士以備顧問

說卒後上思其言召拜九齡為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

副知院事

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為者乃召九齡為之被詔趣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

詔不許

再遷中書侍郎常密有陳奏多見納用尋丁母喪

歸鄉里

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家樹

二十一年十二月起復

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固辭不許

明年遷中書令

兼修國史

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帝欲以為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

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

遂時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敗

劔執送京師請行朝典九齡劾奏曰穰苴出軍必誅莊

賈孫武教戰亦斬宮嬪守珪軍令必行祿山不宜免死
上特捨之九齡奏曰祿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請因

罪戮之冀絕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誤

害忠良遂放歸藩

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者此胡雛也

二

十三年加金紫光祿大夫累封始興縣伯李林甫自無

學術以九齡文行為上所知心頗忌之乃引牛仙客知

政事九齡屢言不可帝不悅

帝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為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

書古納言唐家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貴任妙有德望者為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

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史日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
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翼日林
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
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
二十四年
遷尚書右丞相罷知政事九齡既戾帝旨固內懼恐遂
為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
乃獻賦自況其末曰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
日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答然卒以尚
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自
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
後宰執每薦引公卿上

必問風度得如九齡否故事皆搢笏於帶而後乘馬九
齡體羸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笏囊之設自九齡始也

初九齡為相薦長安尉周子諒為監察御史至是子諒

以妄陳休咎上親加詰問令於朝堂決殺之

新書流穢
州死於道

案紀當
從舊書

九齡坐引非其人左遷荊州大都督府長史

雖

直道黜不戚戚嬰望惟文
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

俄請歸拜墓因遇疾卒年六

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憲

新書文獻

九齡在相位時建

議復置十道採訪使又教河南數州水種稻以廣屯田

議置屯田費功無利竟不能就罷之性頗躁急動輒忿

詈議者以此少之

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

子極

新書名拯

伊闕令

祿山之亂陷賊不受僞命兩京克復詔加太子右贊善

弟九臯自尚書郎歷唐徐宋襄廣五州刺史九章歷吉

明曹三州刺史鴻臚卿九齡為中書令時天長節百僚

上壽多獻珍異唯九齡進金鏡錄

新書千秋金鑑錄

五卷言前

古興廢之道上賞異之又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尚書左

丞袁仁敬右庶子梁升卿御史中丞盧怡結交友善挺

之等有才幹而交道終始不渝甚爲當時之所稱

武惠妃謀

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與公爲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遠奏之帝爲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至德初上皇在蜀思九齡之先

覺下詔褒贈曰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業者輔相之

臣生則保其雄名歿乃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

贈實存乎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維嶽降神濟川作相

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讜言定其社稷先覺合於蓍策永

懷賢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樵蘇必禁爰從八命之秩

更進三台之位可贈司徒仍遣使就韶州致祭有集二

十卷

建中元年德宗復贈司徒

新書贊曰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怠率而漫漶不振也觀元宗開元時厲精求治元老黜舊勳所尊憚故姚元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自識擢狎而易之志滿意驕而張九齡爭愈切言益不聽夫志滿則忽其所謀意驕則樂軟熟憎鯁切較力雖多課所效不及姚宋遠矣終之胡雛亂華身播邊陲非曰天運亦人事有致而然

九臯曾孫仲方

仲方二百二十二卷有獨傳詳略互異

少朗秀爲兒童時

父友高郢見而奇之曰此子非常必爲國器吾獲高位必振發之後郢爲御史大夫首請仲方爲御史歷金州刺史郡人有田產爲中人所奪仲方三疏奏聞竟理其冤入爲度支郎中駁李吉甫諡吉甫之黨惡之出爲遂

州司馬稍遷復曹鄭三郡守爲諫議大夫時鄆縣令崔發因辱小黃門敬宗赫怒付臺推鞠及元日大赦獨發不得宥仲方上疏其略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始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由是發得不死時論美之大和九年爲京兆尹將相從累者皆大戮仲方密令識之旋詔下許令收葬得認遺骸實仲方之力也是時軍人橫恣仲方脂韋坐不稱職出爲華州刺史改祕書監開成二年卒年七十二贈禮部尚書諡曰成

李適之一名昌恆山王承乾之孫也父象官至懷州別駕適之神龍初起家拜左衛郎將開元中累遷通州刺

史以強幹見稱時給事中韓朝宗爲按察使特表薦之

擢拜秦州都督俄轉陝州刺史入爲河南尹

元宗患穀洛歲暴耗

徭力詔適之以禁錢作三大防日上陽積翠月吸自適是永不能患刻石著功詔永王璘書皇太子瑛署額

之性簡率不移苛細人吏便之歲餘拜御史大夫開元

二十七年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知節度事適之以祖

得罪見廢父又遭則天所黜葬禮有關上疏請歸葬昭

陵之闕內於是下詔追贈承乾爲恆山愍王象爲越州

都督郇國公伯父厥及亡兄數人並有褒贈數喪同至

京師葬禮甚盛仍刊石於墳所俄拜刑部尚書適之雅

好賓友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無留事

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爲左相累封清河縣公與李林甫
爭權不協適之性疎爲其陰中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
有金鑛採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適之心善其言他日
從容奏之元宗大悅顧問林甫對曰臣知之久矣然華
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不可穿鑿臣故不敢上言帝以
爲愛已薄適之言疏隴右節度皇甫惟明刑部尚書韋
堅戶部尚書裴寬京兆尹韓朝宗悉與適之善林甫皆
中傷之構成其罪相繼放逐適之懼不自安求爲散職
五載罷知政事守太子少保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避
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竟坐

與韋堅等相善貶宜春太守後御史羅希奭奉使殺韋
堅盧幼臨裴敦復李邕等於貶所州縣且聞希奭到無
不惶駭希奭過宜春郡適之聞其來仰藥而死

子季卿

季卿新書作李適子見文苑傳未知孰是兩存之

弱冠舉明經頗工文

詞應制舉登博學宏詞科再遷京兆府鄠縣尉肅宗朝
累遷中書舍人以公事坐貶通州別駕代宗卽位大舉
淹抑自通州徵爲京兆少尹尋復爲中書舍人拜吏部
侍郎俄兼御史大夫奉使河南江淮宣慰振拔幽滯進
用忠廉時人稱之在銓衡數年轉右散騎常侍季卿有
宇量性識博達善與人交襟懷豁如其在朝以進賢爲

務士以此多之大厯二年卒贈禮部尚書孫融立性嚴整善吏事貞元十年歷官至渭州節度使卒

嚴挺之

名浚以字行

華州華陰人叔父方嶷景雲中戶部郎

中挺之少好學舉進士神龍元年制舉擢第授義興尉遇姚崇爲常州刺史見其體質昂藏雅有吏幹深器異之及崇再入爲中書令引挺之爲右拾遺睿宗好樂聽之忘倦元宗又善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胡僧婆陀請夜開門燃百千燈睿宗御延喜門觀樂凡經四日又追作先天元年大酺睿宗御安福門樓觀百司酺宴以夜繼晝經月餘日挺之上疏諫曰微臣竊惟陛下應天順

人發號施令躬親大禮昭布鴻澤孜孜庶政業業萬幾
蓋以天下心爲心深戒安危之理此誠堯舜禹湯之德
教也奈何親御城門以觀大酺累日兼夜臣愚竊所未
諭夫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爲歡無相奪倫不至糜敝且
臣卜其晝史冊攸存君舉必書帝王重慎今乃褻衣冠
於上路羅妓樂於中宵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樂陛下
還淳復古宵衣旰食不矜細行恐非聖德所宜臣以爲
一不可也誰何警夜伐鼓通晨以備非常存之善教今
陛下不深惟戒愼輕違動息重門弛禁巨猾多徒儻有
躍馬奔車流言駭叫一塵聽覽有累宸衷臣以爲二不

可也且一人向隅滿堂不樂一物失所納隍增慮陛下
北宮多暇西墉暫臨青春日長已積埃塵之弊紫微漏
永重窮歌舞之樂儻令有司跛倚下人飢倦以陛下近
猶不恤而況於遠乎聖情攸聞豈不懷然祗畏臣以爲
四不可也且元正首祚大禮頻光百姓顙顙咸謂業盛
配天功垂曠代今陛下恩似薄於衆望酺卽過於往年
王公貴人各承微旨州縣坊曲競爲課稅吁嗟道路貿
易家產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適欲同其歡而乃遺
其患復令兼夜人何以堪臣以爲五不可也書曰罔拂
百姓以從己之欲況自去夏霖霖經今亢旱農乏收成

市有騰貴損其實崇其虛馳不急之務擾方春之業前
代聖主明王忽於細微而成過患多矣陛下可效之哉
伏望畫則歡娛暮令休息要令兼夜恐無益於聖朝上
納其言而止時侍御史任知古恃憲威於朝行詬詈衣
冠挺之深讓之以爲不敬乃爲臺司所劾左遷萬州員
外參軍開元中爲考功員外郎典舉二年大稱平允登
科者頓減二分之一遷考功郎中特敕又令知考功貢
舉事稍遷給事中時黃門侍郎杜暹中書侍郎李元紘
同列爲相不協暹與挺之善元紘素重宋遙引爲中書
舍人及與起居舍人張叵等同考吏部等第判遙復與

挺之好尚不同遙言於元紘元紘詰譙挺之挺之曰明
公位尊國相情溺小人乃有憎惡甚爲不取也詞色俱
厲元紘曰小人爲誰挺之曰卽宋遙也因出爲登州刺
史改太原少尹殿中監王毛仲使太原朔方幽州計會
兵馬事隔數年乃牒太原索器械挺之以不挾救毛仲
寵幸久恐有變故密奏之尋遷濮汴二州刺史挺之所
歷皆嚴整吏不敢犯及涖大郡人乃重足側息二十年
毛仲得罪賜死元宗思曩日之奏擢爲刑部侍郎深見
恩遇改太府卿與張九齡相善九齡入相用挺之爲尚
書左丞知吏部選陸景融知兵部選皆爲一時精選時

侍中裴耀卿禮部尚書李林甫與九齡同在相位九齡以詞學進入視草翰林又爲中書令甚承恩顧耀卿與九齡素善林甫巧密知九齡方承恩遇善事之意未相與林甫引蕭炅爲戶部侍郎嘗與挺之同行慶弔客次有禮記蕭炅讀之曰蒸嘗伏獵炅早從官無學術不識伏臘之意誤讀之挺之戲問炅對如初挺之白九齡曰省中豈有伏獵侍郎由是出爲岐州刺史林甫深恨之九齡嘗欲引挺之同居相位謂之曰李尚書深承聖恩足下宜一造門款狎挺之素負氣薄其爲人凡三年非公事竟不私造其門以此彌爲林甫所嫉及挺之囑蔚

州刺史王元琰林甫使人詰於禁中以此九齡罷相挺
之出爲洛州刺史二十九年移絳郡太守天寶元年元
宗嘗謂林甫曰嚴挺之何在此人亦堪進用林甫乃召
其弟損之至門敘故云當授子員外郎因謂之曰聖人
視賢兄極深要須作一計入城對見當有大用令損之
取絳郡一狀云有少風氣請入京就醫林甫將狀奏云
挺之年高近患風且須授閒官就醫元宗歎叱久之林
甫奏授員外詹事便令東京養疾挺之素歸心釋典事
僧惠義及至東都鬱鬱不得志成疾自爲墓誌曰天寶
元年嚴挺之自絳郡太守抗疏陳乞天恩允請許養疾

歸閒兼授太子詹事前後歷任二十五官每承聖恩嘗
忝獎擢不盡驅策驚蹇何階仰答鴻造春秋七十無所
展用爲人士所悲其年九月寢疾終於洛陽某里之私
第十一月葬於大照和尚塔次西原禮也盡忠事君叨
載國史勉拙從仕或布人謠陵谷可以自紀文章焉用
爲飾遺文薄葬斂以時服挺之與裴寬皆奉佛開元末
惠義卒挺之服縗麻送於龕所寬爲河南尹僧普寂卒
寬與妻子皆服縗經設次哭臨妻子送喪至嵩山故挺
之誌文云葬於大照塔側祈其靈祐也挺之素重交結
有許與凡舊交先歿者厚撫其妻子凡嫁孤女數十人

時人重之子武廣德中黃門侍郎成都尹劍南節度使
史臣曰崔日用附會三思以取高位預討韋氏遂握重
權自言吾一生行事皆臨時制變不必專守始謀信矣
與夫守死善道者不可同年而語也張嘉貞雖不立田
園奈急於勢利朋比近習杖姜皎仙先非中立之士也
蕭嵩位極中令異政無聞樹破虜之勳真致遠之器九
齡文學政事咸有所稱一時之選也適之臨下雖簡在
公克勤惜乎不得其死也挺之才略器識不下諸公恥
近權門爲人所惡不登台輔養疾宮僚雖富貴在天窮
達有命彼林甫者誠可投畀豺虎也

贊曰開元之代多士盈廷日用無守嘉貞近名嵩齡適
挺各有度程大位俱極半慚德馨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一

列傳五十二

尹思貞

李傑

解琬

畢構

子炕
新書增

炕子峒皆從

蘇珣

子晉

鄭惟忠

王志愔

盧從愿

李朝隱

裴濯

從弟寬

寬弟珣

朗

王邱

尹思貞京兆長安人也弱冠明經舉補隆州參軍時晉安縣有豪族蒲氏縱橫不法前後官吏莫能制州司令思貞推按發其姦賊萬計竟論殺之遠近稱慶刻石以

紀其事由是知名累轉明堂令以善政聞三遷殿中少
監檢校洺州刺史會契丹孫萬榮作亂河朔不安思貞
善於綏撫境內獨無驚擾則天降璽書褒美之長安中
七遷秋官侍郎以忤張昌宗被構出爲定州刺史轉晉
州刺史尋復入爲司府少卿時卿侯知一亦厲威嚴吏
人爲之語曰不畏侯卿杖惟畏尹卿筆其爲人所伏若
此尋加銀青光祿大夫於宅中掘得古戟十二俄而門
加棨戟時人異焉神龍初爲大理卿時武三思擅權御
史大夫李承嘉附會之雍州人韋月將上變告三思謀
逆中宗大怒命斬之思貞以發生之月固執奏以爲不

可行刑竟有敕決杖配流嶺南三思令所司因此非法

害之思貞又固爭之承嘉希三思旨託以他事不許思

貞入朝廷謂承嘉曰公擅作威福不顧憲章附託姦臣

以圖不軌將先除忠良以自恣邪承嘉大怒遂劾奏思

貞出爲青州刺史

或問曰公敏行何與承嘉辨答曰石非能言者而或有言承嘉恃權而侮

吾義不辱亦不知言何從而至境內有蠶一年四熟者黜陟使衛州司

馬路敬潛八月至州見繭歎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於

此乎特表薦之思貞前後爲十三州刺史皆以清簡爲

政奏課連最睿宗卽位徵爲將作大匠累封天水郡公

時左僕射竇懷貞興造金仙玉真兩觀調發夫匠思貞

常節減之懷貞怒頻詰責思貞思貞曰公職居端揆任重弼諧不能翼贊聖明光宣大化而乃盛興土木害及黎元豈不愧也又受小人之譖輕辱朝臣今日之事不能苟免請從此辭拂衣而去闔門累日上聞而特令視事其年懷貞伏誅乃下制曰國之副相位亞中台自匪邦直執司天憲將作大匠尹思貞賢良方正碩儒耆德剛不護缺清而畏知簡言易從莊色難犯徵先王之體要敷祗必陳折佞臣之怙權拂衣而謝故以事聞海內名動京師鷹隼是擊豺狼自遠必能條理前弊發揮舊章宜承弄印之榮式允登車之志可御史大夫俄兼申

王府長史遷戶部尚書轉工部尚書以老疾累表請致仕許之開元四年卒年七十七贈黃門監諡曰簡

李傑本名務光相州滏陽人後魏并州刺史寶之後也

其先自隴西徙焉傑少以孝友著稱舉明經

解褐齊州參軍事

累遷天官員外郎明敏有吏才甚得當時之譽

使以採訪

南時戶口逋蕩細弱下戶為豪力所兼傑為設科條區處檢防亡匿復業者十七八神龍初累遷

衛尉少卿為河東道巡察黜陟使奏課為諸使之最

天先

中進陝州刺史水陸發運使置使自傑始開元初為河南尹傑既勤於聽理

每有訴列雖衢路當食無廢處斷由是官無留事人吏

愛之

寡婦有告其子不孝者傑物色非是謂婦日子法當死無悔乎答曰子無狀寧其悔乃命市棺還斂

之使人迹婦出與一道士語項持棺至傑令捕先是河
道士按問乃與婦私不得逞傑殺道士內於棺先是河
汴之間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運不通傑奏調發
汴鄭丁夫以濬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爲利刊石水濱
以紀其績尋代宋璟爲御史大夫時皇后妹壻尚衣奉
御長孫昕與其妹壻楊仙玉因於里巷遇傑遂毆擊之
傑訴曰敗髮膚痛在身辱衣冠恥在國上大怒令斬昕等散騎常侍馬懷
素以爲陽和之月不可行刑累表陳請乃下敕曰夫爲
令者自近而及遠行罰者先親而後疎長孫昕楊仙玉
等憑恃姻戚恣行兇險輕侮常憲損辱大臣情特難容
故令斬決今羣官等累陳表疏固有誠請以陽和之節

非肅殺之時援引古今詞義懇切朕志從深諫情亦惜
法宜寬異門之罰聽從枯木之斃卽宜決殺以謝百僚
傑明年以護橋陵作賜爵武威子初傑護作時引侍御
史王旭爲判官旭貪冒受贓傑將繩之而不得其實反
爲旭所構出爲衢州刺史俄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又
爲御史所劾免官歸第尋卒贈戶部尙書

解琬魏州元城人也少應幽素舉拜新政尉累轉成都
丞因奏事稱旨超遷監察御史丁憂離職則天以琬識
練邊事起復舊官令往西城安撫夷虜抗疏固辭則天
嘉之下敕曰解琬孝性淳至哀情懇切固辭權奪之榮

乞就終憂之典足可以激揚風俗敦獎名教宜遂雅懷
允其所請仍令服闋後赴上聖厯初遷侍御史充使安
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咸得其便宜蕃人大悅以功擢
拜御史中丞兼北庭都護持節西城安撫使琬素與郭
元振同官相善遂爲宗楚客所毀由是左遷滄州刺史
爲政務存大體甚得人和景龍中遷右臺御史大夫兼
持節朔方行軍大總管琬前後在軍二十餘載務農習
戰多所利益邊境安之景雲二年復爲朔方軍大總管
琬分遣隨軍要籍官河陽丞張冠宗肥鄉令韋景駿普
安令于處忠等校料三城兵募於是減十萬人奏罷之

尋授右武衛大將軍兼檢校晉州刺史賜爵濟南縣男
以年老乞骸骨拜表訖不待報而去優詔加金紫光祿
大夫聽致仕其祿準品全給尋降璽書勞之曰卿器局
堅正才識高遠公忠彰其立身貞固足以幹事類張騫
之出使同魏絳之和戎職綰文武功申方面勤于王家
是爲國老頃者顧斯側景願言勇退深惜馬援之能未
遂祁奚之請然章疏頻上雅懷難奪今知脫屣歸閑拂
衣高謝固可以激勵頽俗儀刑庶僚永言終始良可嘉
尚宜善攝養以介期頤未幾吐蕃寇邊復召拜左散騎
常侍令與吐蕃分定地界兼處置十姓降戶琬言吐蕃

必潛懷叛計請預支兵十萬於秦渭等州嚴加防遏其
年冬吐蕃果入寇竟爲支兵所擊走之俄又表請致仕
不許遷太子賓客開元五年出爲同州刺史明年卒年
八十餘

畢構

字隆擇

河南偃師人也父憬則天時爲衛尉少卿構

少舉進士

補金水尉遷九隴主簿居親喪毀棘甚已除猶屏處邙園武后召爲左拾遺

神龍

初累遷中書舍人時敬暉等奏請降削武氏諸王構次

當讀表旣聲韻朗暢兼分析其文句左右聽者皆歷然

可曉由是武三思惡之出爲潤州刺史累除益州大都

督府長史景雲初召拜左御史大夫

會平諸韋治其黨衣冠多坐構詳比

重輕皆得其情時李傑爲河南尹與構皆一時選世謂畢李轉陝州刺史加銀青光

祿大夫封魏縣男頃之復授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充
劍南道按察使所歷州府咸著聲績在蜀中尤革舊弊
政號清嚴睿宗聞而善之璽書勞曰我國家創開天地
再造黎元四夷來王萬邦會至置州立郡分職設官貞
觀永徽之前皇猷惟穆咸亨垂拱之後淳風漸替征賦
將急調役頗繁選吏舉人涉於浮濫省閣臺寺罕有公
直苟貪祿秩以度歲時中外因循紀綱弛紊且無懲革
弊乃滋深爲官旣不擇人非親卽賄爲法又不按罪作
孽寧逃貪殘放手者相仍清白潔已者斯絕蓋由賞罰

不舉生殺莫行更以水旱時乖邊隅未謐日損一日徵
歛不休大東小東杼軸爲怨就更剝剝何以克堪昔聞
當官以留犢還珠爲上今之從職以充車聯駟爲能或
交結富豪抑奔貧弱或矜假典正樹立腹心邑屋之間
囊篋俱委或地有椿幹梓漆或家有畜產資財卽被暗
通並從取奪若有固怯卽因事以繩羈杖大枷動傾性
命懷寃抱痛無所告陳比差御史委令巡察或有貴要
所囑未能不避權豪或有親故在官又罕絕於顏面載
馳原隰徒煩出使之名安問狐狸未見埋車之節揚清
激濁涇渭不分嫉惡好善蕭蘭莫別官守旣且若此下

人豈以聊生數年已來凋殘更甚卿孤潔獨行有古人
之風自臨蜀川弊化頓易覽卿前後執奏何異破柱求
姦諸使之中在卿爲最並能盡節似卿如此百郡何憂
乎不理萬人何憂乎不安卿當益堅勿爲後顧朕嘉卿
直道今賜袍帶并衣一副尋拜戶部尙書轉吏部尙書
並遙領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元宗卽位累拜河南尹遷
戶部尙書開元四年遇疾上手疏醫方以賜之時議戶
部尙書爲凶官遽改授太子詹事冀其有瘳尋卒贈黃
門監諡曰景構初喪繼母時有二妹在襁褓親加鞠養
咸得成立及構卒二妹號絕久之以撫育恩遂制三年

之服其弟栩亦甚哀毀並爲當時所稱栩官至荊州司

馬

構子炕天寶末爲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

爲

賞口河北平宗人宏以財贖出之後舉明經爲臨渙

尉

徐州節度使張建封高炕節聞堀篤行表署幕府攝

符離令後調王屋尉以謹廉聞喜賓客家未嘗以有無計及歿無貲以治喪云

蘇珣雍州藍田人明經舉累授鄠縣尉雍州長史李義

琰召而謂曰鄠縣本多訴訟近日遂絕訪問果由明公

爲其疏理因顧指廳事曰此座卽明公座也但恨非遲

暮所見耳垂拱初拜右臺監察御史時則天將誅韓魯

等諸王使珣按其密狀珣訊問皆無徵驗或誣告珣與

韓魯等同情則天召見詰問珣抗議不回則天不悅曰

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驅使此獄不假卿也遂令珣於河西監軍五遷右司郎中時御史王宏義託附來俊臣構陷無罪朝廷疾之嘗受詔於虢州採木役使不節丁夫多死珣按奏其事宏義竟以坐黜珣尋遷給事中累授左肅政臺御史大夫時有詔白司馬坂營大像糜費巨億珣以妨農上疏切諫則天納焉神龍初武三思擅權韋月將告三思將有逆謀返爲三思所構中宗令斬之珣奏非時不可行刑由是忤三思旨轉右御史大夫尋出爲岐州刺史復爲右臺大夫會節愍太子敗詔珣窮其黨與時睿宗在藩爲得罪者所引珣因辨析事狀

密奏以保持之中宗意解因是多所原免擢珣爲戶部
尚書賜爵河內郡公尋授太子賓客檢校詹事以年老
致仕開元三年卒年八十一贈兗州都督諡曰文

子晉亦知名晉數歲能屬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顯
叔祕書少監王紹宗見而賞歎曰此後來王粲也弱冠
舉進士又應大禮舉皆居上第先天中累遷中書舍人
兼崇文館學士元宗監國每有制命皆令晉及賈曾爲
之晉亦數進讜言深見嘉納俄出爲泗州刺史以父老
乞辭職歸侍許之父卒後歷戶部侍郎襲爵河內郡公
開元十四年遷吏部侍郎時開府宋璟兼尚書事晉及

齊澣遞於京都知選事既糊名考判晉獨多賞拔甚得當時之譽俄而侍中裴光庭知尚書事每遇官應批退者但對衆披簿以朱筆點頭而已晉遂榜選院云門下點頭者更引注擬光庭以爲侮已甚不悅遂出爲汝州刺史三遷魏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入爲太子左庶子二十二年卒年五十九初晉與洛陽人張循之仲之兄弟友善循之等並以學業著名循之則天時上書忤旨被誅仲之神龍中謀殺武三思爲友人宋之慈所發下獄死晉厚撫仲之子漸有如已子教之書記爲營婚宦及晉卒漸制猶子之服時人甚以此稱之

鄭惟忠宋州宋城人也儀鳳中進士舉授并陘尉轉湯陰尉天授中應舉召見則天臨軒問諸舉人何者爲忠諸人對不稱旨惟忠對曰臣聞忠者外揚君之美內匡君之惡則天曰善授左司禦率府胄曹參軍累遷水部員外郎則天幸長安惟忠待制引見則天謂曰朕識卿前於東都言忠臣外揚君之美內匡君之惡至今不忘尋加朝散大夫再遷鳳閣舍人中宗卽位甚敬重之擢拜黃門侍郎時議請禁嶺南首領家畜兵器惟忠曰夫爲政不可革以習俗且吳都賦云家有鶴膝戶有犀渠如或禁之豈無驚擾邪遂寢無何守大理卿節愍太子

與將軍李多祚等舉兵誅武三思事敗伏誅其誑誤守門者並配流將行有韋氏黨與密奏請盡誅之中宗令推斷惟忠奏曰今大獄始決人心未寧若更改推必遞相驚恐則反側之子無由自安敕令百司議遂依舊斷所全者甚多俄拜御史大夫持節賑給河北道仍黜陟收宰還敷奏稱旨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滎陽縣男開元初爲禮部尙書轉太子賓客十年卒贈太子少保

王志愔博州聊城人也少以進士擢第神龍年累除左臺御史加朝散大夫執法剛正百僚畏憚時人呼爲阜鵬言其顧瞻人吏如鵬鶚之視燕雀也尋遷大理正嘗

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隄防不立則人無所禁竊見大理官僚多不奉法以縱罪爲寬恕以守文爲苛刻臣濫執刑典實恐爲衆所謗遂表上所著應正論以見志其詞曰嘗讀易至萃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六二引吉無咎注曰居萃之時體柔當位處坤之中已獨處正異操而聚獨正者危未能變體以遠於害故必見引然後乃吉而無咎王肅曰六二與九五相應俱履貞正引出迎也爲吉所迎何咎之有未嘗不輟書而歎曰居中履正事之常體見引無咎道亦宜然有客聞而惑之因謂僕曰今主上文明域中理定君累司典憲不務和同處正

之志雖存見引之吉誰應行之不已余竊懼焉僕歛襟
降階揖而謝曰補遺闕於衮職用忠讜爲己任以蒙養
正見引獲吉應此道也仁何遠哉昔咎繇謨虞登朝作
士設教理物開訓成務是以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怙終
賊刑刑故無小於是舜美其事曰汝明于五刑以弼五
教期予于理刑期于無刑人協于中時乃功懋哉故孔
子歎其政曰舜舉咎繇不仁者遠此非明辟執法大人
見引之應乎季孫行父之事君也舉竊寶之愆黜授邑
之賞明善惡而糾慝議僭賞以塞違在虞舜之功居二
十之一主司得行其道時君不以爲嫌此非已獨處正

應正而無咎矣乎觀魚于棠臧伯正色賂鼎在廟哀伯
抗詞言者得盡其忠聞之不加其罪故春秋稱臧氏之
正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此非異操而聚引吉之所致
乎魏絳理直晉侯乃復其位邾人辭順趙盾不伐其國
此非正體未變爲吉所迎者乎夫在上垂拱臣下守制
若正應乎上乃引吉於下而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交戰
於譎正之門懷疑乎語默之竟懼獨正之莫引忘處正
之必亨吁嗟乎行已立身居正踐義其動也直其正也
方惟正直而是與何往而非攸利何以明之坤六二直
方大不習無不利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則不疑其所行也嵇康撰釋私論曹羲著至公篇皆以崇公激俗抑私事主一言可以蔽之歸於體正而已矣禮記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若以喜怒制刑輕重設比是則橋前驚馬用希旨論人苑中獵兔以從欲廢法理有違而合道物貴和而不同不同之和正在其中矣昔任延爲武威太守漢帝誠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上下雷同非國家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任延雅奏漢主是其言此則歸正不回乖旨順義不以忤懷見忌

斯亦違而合道晏子春秋景公見梁丘據曰據與我和
晏子曰此同也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
君甘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爲和是以濟鹽梅以調羹乃
適平心之味獻可否而論道方恢政體之節俟引正而
遵度故曰物貴和而不同劉曼山辨和同之義有旨哉
若以不同見譏未敢聞誨客曰和同乖訓則已聞之援
法成而不變者豈恤獄之寬憲邪書曰御衆以寬傳曰
寬則得衆若以嚴統物異乎寬政矣對曰刑賞二柄唯
人主操之崇厚任寬是謂帝王之德慎子曰以力役法
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然

則匪人臣所操後魏游肇之爲廷尉也魏帝嘗私赦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是知寬恕是君道曲從非臣節人或未達斯旨不料其務以平刑爲峻將曲法爲寬謹守憲章號爲深密內律釋種虧戒一誅五百人如來不救其罪豈謂佛法爲殘刻邪老子道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豈謂道教爲凝峻邪家語曰王者之誅有五而寢盜不預焉卽心辨言僞之流禮記亦陳四殺破律亂名之謂豈是儒家執禁孔子之深文哉此三教之用法者所以明貞諦重元猷存天綱立人極也然則乾象震曜天道明威齊

衆惟刑百王所以垂範析人以法三后於是成功所務
掌憲決平斯廷尉之職耳易曰家人嗃嗃無咎婦子嘻
嘻終吝嚴於其家可移於國昔崔實達於理而作政論
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政論一通置諸座側其大抵
云爲國者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者也然則稱嚴者不
必踰條越制凝網重罰在於施隱括以矯枉用平典以
禁非刑故有常罰輕無捨人不易犯防之難越故也但
人慢吏濁僞積賊深而曰以寬理之可以無過何異乎
命王良御騂捨銜策於奔蹏請俞跗攻疾停藥石於膚
腠適見秋駕轉逸膏肓更深人醫僕夫何功之有又謂

僕曰成法而變唯帝王之命歟對曰何爲其然也昔漢武帝甥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論左右爲言武帝垂涕歎曰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用親故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人乃可其奏近代隋文帝子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僕射楊素奏言王陛下愛子請捨其過文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意我是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乎我安能虧法卒不許此是帝王操法協于禮經不變之義况於秋官典職司冠肅事而可變動者乎我皇睿哲登圖高視巖廊之上宰衡明允就列輯穆廟堂之下乾

坤交泰曰月光華庶績其凝衆工咸理聚以正也僕幸
利見大人引其吉焉期養正於下位中正是託予何懼
乎夫君子百行之基出處二途而已出則策名委質行
直道以事人進善納忠仰太階而緝政諤諤其節思爲
社稷之臣謇謇匪躬願參柱石之任處則高謝公卿孝
友揚名是亦爲政煙霞尙志其用永貞行藏事業心迹
斯在至如水中泛泛天下悠悠執馭爲榮埽門自媚拜
塵邀勢括囊守祿從來長息以爲深恥客乃逡巡不對
遂無以間僕也中宗覽而嘉之稍遷駕部郎中景雲元
年累轉左御史中丞尋遷大理少卿二年制依漢置刺

史監郡於天下衝要大州置都督二十人妙選有威重者爲之遂拜志愔齊州都督事竟不行又授齊州刺史充河南道按察使未幾遷汴州刺史仍舊充河南道按察使

封北海縣男

太極元年又令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內供

奉特賜實封一百戶尋加銀青光祿大夫拜戶部侍郎出爲魏州刺史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俱充本道按察使所在令行禁止姦猾屏迹境內肅然久之召拜刑部尚書開元九年上幸東都令充京師留守十年有京兆人權梁山僞稱襄王男自號光帝與其黨及左右屯營押官謀反夜半時擁左屯營兵百餘人自景風長樂等

門斬關入宮城將殺志愔志愔踰牆避賊俄而屯營兵潰散翻殺梁山等五人傳首東都志愔遂以駭卒

盧從愿

字子龔

相州臨漳人魏度支尚書昶六代孫也自

范陽徙家焉世爲山東著姓弱冠明經舉授絳州夏縣尉又應制舉拜右拾遺俄遷右肅政監察御史充山南道黜陟巡撫使奉使稱旨拜殿中侍御史累遷中書舍人睿宗踐祚拜吏部侍郎中宗之後選司頗失綱紀從愿精心條理大稱平允其有冒名僞選及虛增功狀之類皆能擿發其事典選六年前後無及之者上嘉之特與一子太子通事舍人從愿上疏乞迴恩贈父乃贈其

父吉陽丞敬一爲鄭州長史初高宗時裴行儉馬載爲
吏部最爲稱職及是從愿與李朝隱同時典選亦有美
譽時人稱曰吏部前有馬裴後有盧李開元四年上盡
召新授縣令一時於殿庭策試考入下第者一切放歸
學問從愿以注擬非才左遷豫州刺史爲政嚴簡按察
使奏課爲天下第一璽書勞問賜絹百疋無幾入爲工
部侍郎轉尙書左丞又與楊洎及吏部侍郎裴濯禮部
侍郎王邱中書舍人劉令植刪定開元後格遷中書侍
郎十一年拜工部尙書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令東都留
守十三年從升泰山又加金紫光祿大夫代韋抗爲刑

部尙書頻年充校京外官考使前後咸稱允當御史中
丞宇文融承恩用事以括獲田戶之功本司校考爲上
下從愿抑不與之融頗以爲恨密奏從愿廣占良田至
有百餘頃其後上嘗擇堪爲宰相者或薦從愿上曰從
愿廣占田園是不廉也

目爲多田翁

遂止不用從愿又因早

朝途中爲人所射中其從者捕賊竟不獲時議從愿久
在選司爲被抑者所讐十六年東都留守時坐子起居
郎論糶米入官有利利爲憲司所糾出爲絳州刺史再
遷太子賓客二十年河北穀貴敕從愿爲宣撫處置使
開倉以救飢餒使迴以年老抗表乞骸骨乃拜吏部尙

書聽致仕給全祿二十五年卒年七十餘贈益州大都

督謚曰文

李朝隱

字光國

京兆三原人也少以明法舉拜臨汾尉累

授大理丞神龍年功臣敬暉桓彥範爲武三思所構諷

侍御史鄭愔奏請誅之敕大理結其罪朝隱以暉等所

犯不經推窮未可卽正刑名時裴談爲大理卿奮筆斷

斬仍籍沒其家朝隱由是忤旨中宗令貶嶺南惡處侍

中韋巨源中書令李嶠奏曰朝隱素稱清正斷獄亦甚

當事一朝遠徙嶺表恐天下疑其罪中宗意解出爲聞

喜令尋遷侍御史

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倖不開兩省而內授官但斜封其狀付中書卽宜

所司朝隱執罷千四百員怨
三遷長安令有宦官間與

貴詣縣請託朝隱命拽出之
唐宗聞而嘉歎廷召朝隱

勞曰卿爲京縣令能如此
朕復何憂
後御承天門對百官及朝集使褒諭

其能使乃下制曰夫不吐剛而詔上不茹柔而黷下者
偏聞之

君子之事也踐雷必繩登車無屈者正人之務也長安

縣令李朝隱德義不回清強自遂亟聞嘉政累著能名

近者品官入縣有乖儀式遂能責之以禮繩之以愆但

閹豎之流多有憑恃柔寬之代必弄威權歷觀載籍常

所歎息朕規誠前古勤求典憲能副朕意實賴斯人昔

虞延持皇后之客梅陶鞭太子之傅古稱遺直復見于

今思欲旌其美行遷以重職爲時屬閔戶政在養人宜
加一階用表剛烈可太中大夫特賜中上考兼絹百匹
成安公主奪民園不酬直朝隱取主奴杖之七遷絳州
由是權豪歛迹爲執政所擠出通州都督

刺史兼知吏部選事開元二年遷吏部侍郎銓叙平允
甚爲當時所稱降璽書褒美授一子太子通事舍人四
年春以授縣令非其人出爲滑州刺史轉同州刺史駕
幸東都路由同州朝隱蒙旨召見賞慰賜衣一副絹百
匹尋遷河南尹政甚清嚴豪右屏迹時太子舅趙常奴
恃勢侵害平人朝隱曰此而不繩何以爲政執而杖之
上聞又降敕書慰勉之十年遷大理卿時武強令裴景

仙犯乞取贓積五千匹事發逃走上大怒令集衆殺之
 朝隱執奏曰裴景仙緣是乞贓犯不至死又景仙曾祖
 故司空寂往屬締構首預元勲載初年中家陷非罪凡
 有兄弟皆被誅夷唯景仙獨存今見承嫡據贓表當死
 坐準犯猶入請條十代宥賢功實宜錄一門絕祀情或
 可哀願寬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則舊勲斯允手詔
 不許朝隱又奏曰有斷自天處之極法生殺之柄人主
 合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匹便
 抵死刑乞取者因乞爲贓數千匹止當流坐今若乞取
 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所以爲國惜

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射兔魏苑驚馬
漢橋初震皇赫竟從廷議豈威不能制而法貴有常又
景仙曾祖寂草昧忠節定爲元勲位至台司恩倍常數
載初之際被枉破家諸子各犯非辜唯仙今見承嫡若
寂勲都棄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敖之鬼
不其餒而捨罪念功乞垂天聽應敕決杖及有犯配流
近發德音普標殊澤杖者旣聽減數流者仍許給程天
下顛顛孰不幸甚瞻彼四海已被深恩豈於一人獨峻
常典伏乞採臣之議致仙於法乃下制曰罪不在大本
乎情罰在必行不在重朕垂範作訓庶動植咸若豈嚴

刑逞戮使手足無措者哉裴景仙幸藉緒餘超升令宰
輕我憲法蠹我風猷不慎畏知之金詎識無貪之寶家
盈黷貨身乃逃亡殊不知天孽可違自愆難追所以不
從本法加以殊刑冀懲貪暴之流以塞侵漁之路然以
其祖父昔預經綸佐命有功締構斯重綱懷賞延之義
俾協政寬之典宜捨其極法以竄遐荒仍決杖一百流
嶺南惡處朝隱俄轉岐州刺史母憂去官起爲揚州大
都督府長史抗疏固辭制許之朝隱性孝友時年已衰
暮在喪尤加毀瘠明年制又起爲揚州長史不獲已而
就職復入爲大理卿累封金城伯代崔隱甫爲御史大

夫朝隱素有公直之譽每御史大夫闕時議咸許之及居其職竟無所糾劾唯煩於細務時望由是稍減俄轉太常卿二十一年兼判廣州事仍攝御史大夫充嶺南採訪處置使明年卒於嶺外年七十贈吏部尙書官給靈輿兼家口給遞還鄉諡曰貞

裴淮絳州聞喜人也世爲著姓父琰之永徽中爲同州

司戶參軍時年少美容儀刺史李崇義初甚輕之

鑑論曰同

三輔吏事繁子盍求便官母留此琰之唯唯

先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道

崇義促琰之使斷之琰之命書吏數人連紙進筆斯須剖斷並畢文翰俱美且盡與奪之理崇義大驚謝曰公

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大知名號爲霹靂手後
爲永年令有惠政人吏刊石頌之歷任倉部郎中以老
疾廢于家濯色養劬勞十數年不求仕進父卒後應大
禮舉拜陳留主簿累遷監察御史時吏部侍郎崔湜鄭
愔坐賊爲御史李尙隱所劾湜同鞠其獄安樂公主及
上官昭容阿黨湜等濯竟執正奏其罪甚爲當時所稱
三遷中書舍人太極元年睿宗爲金仙玉真公主造觀
及寺等時屬春旱興役不止濯上疏諫曰臣謹案禮記
春夏令曰無聚大衆無起大役不可興土功恐妨農事
若號令乖度役使不時則人加疾疫之危國有水旱之災

此五行之必應也今自春至夏時雨愆期下人憂心莫知所出陛下雖降哀矜之旨兩都仍有寺觀之作時旱之應實此之由且春令告期東作方始正是丁壯就功之日而土木方興臣恐所妨尤多所益尤少耕夫蠶妾飢寒之源故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爲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時作南門勞人興役陛下每以萬方爲念睿旨殷勤安國濟人防微慮遠伏願下明制發德音順天時副人望兩京公私營造及諸和市木石等並請且停則蒼生幸甚農桑失時戶口流散縱寺觀營構豈救黎元飢寒之弊哉疏奏

不報尋轉兵部侍郎以銓叙平允特授一子太子通事舍人開元五年遷吏部侍郎典選數年多所特拔再轉黃門侍郎代韋抗爲御史大夫灌早與張說特相友善時說在相位數稱薦之灌又善於敷奏上亦嘉重焉由是擢拜吏部尙書尋轉太子賓客灌家世儉約旣久居清要頗飾伎妾後庭有綺羅之賞由是爲時論所譏二十四年卒年七十餘贈禮部尙書諡曰懿灌從祖弟寬寬父無晦袁州刺史寬通畧以文詞進騎射彈碁投壺特妙景雲中爲潤州參軍刺史韋銑新書作誡爲按察使引爲判官清幹善於刻斷銑重其才以女妻之說有女擇所宜歸會

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園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洗問狀答曰寬義不以包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誼嗟異乃引爲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日偉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瘳而長旣入族人皆笑呼爲碧鸛雀詵曰愛其女必以爲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後應拔萃舉河南丞再轉爲長安尉時宇文融爲妻寬後應拔萃舉河南丞再轉爲長安尉時宇文融爲侍御史括天下田戶使奏差爲江南東道勾當租庸地稅兼覆田判官轉太常博士禮部擬國忌之辰享廟用樂下太常寬深達禮節特建新意以爲廟尊忌卑則登歌廟卑忌尊則去籥中書令張說謂寬明識舉而行之再遷爲刑部員外郎有萬騎將軍馬崇正晝殺人時開府霍國公王毛仲恩幸用事將繫其獄寬執之不回兵

部尚書蕭嵩爲河西節度使奏寬及郭虛已爲判官累年專見委任嵩加中書令寬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開元二十一年冬裴耀卿以黃門侍郎知政事扈從出關知江淮轉運於河陰置倉奏寬爲戶部侍郎爲其副寬性友愛弟兄多宦達子姪亦有名稱於東京立第同居八院相對甥姪皆有休憩所擊鼓而食當世榮之遷吏部侍郎及元宗還京又改蒲州刺史州境久旱入境雨乃大浹遷河南尹不附權貴務於恤隱政乃大理改左金吾衛大將軍一年除太原尹賜紫金魚袋元宗賦詩而餞之曰德比岱雲布心如晉水清天寶初

除陳留太守兼採訪使尋而范陽節度李適之入爲御史大夫除寬范陽節度兼河北採訪使替之其年又加御史大夫時北平軍使烏承恩恃以蕃酋與中貴通恣求貨賄寬以法按之檀州刺史何僧獻生口數十人寬悉命歸之故夷夏感悅三載以安祿山爲范陽節度寬爲戶部尙書兼御史大夫元宗素重寬日加恩顧刑部尙書裴敦復討海賊迴頗張賊勢又廣叙功以開請託之路寬嘗幾微奏之居數日有河北將士入奏盛言寬在范陽能政塞上思之元宗嗟賞久之李林甫懼其入相又惡寬與李適之善乃呼裴敦復具以寬之語告之

敦復使氣性疎與寬素不相下以爲林甫推誠於已因願結之且訴其寃先是寬以親故名囑敦復求請軍功至是敦復氣憤發其事林甫曰公宜速奏無後於人尋而敦復扈從幸溫泉宮寬在京城未發遇有敦復下軍將程藏曜郎將曹鑒鑒郴州富人藏曜嶺南首領之子皆有他事與人詣臺告訴寬受其狀捕鑒等鞫之敦復判官太常博士王悅聞之謂寬求其過連夜詣湯所以告敦復大懼促裝待罪因令子壻以五百金賂於貴妃姊楊三娘楊氏遽爲言之明日貶寬爲睢陽太守寬以清簡爲政故所涖人皆愛之當時望爲宰輔及韋堅構

禍寬又以親累貶爲安陸別駕員外置林甫使羅希奭
南殺李適之紆路至安陸過擬怖死之寬叩頭祈請希
奭不宿而過寬又懼死上表請爲僧詔不許然崇信釋
典常與僧徒往來焚香禮懺老而彌篤累遷東海太守
襄州採訪使銀青光祿大夫轉馮翊太守入拜禮部尙
書十四載卒年七十五詔贈太子少傅新書太傅賻帛一百
五十段粟一百五十石兄弟八人皆明經及第入臺省
典郡者五人寬歿之後弟珣爲河內郡太守安祿山反
以執父喪將投闕庭恐累其母乃詣河東節度訴誠而
退後在母憂又陷史思明受其僞官委任使弟朗密奉

表疏至上京代宗時爲左司郎中兼侍御史河東道租

庸判官

案弟珣以下詳玩文勢珣疑寬子非弟蓋寬卒時年已七十五不應有父而弟尙執喪也弟疑

作子然新書宰相世系表亦作寬弟但以珣爲恂而無珣耳

王邱

字仲山

光祿卿同皎從兄子也父同暉左庶子邱年

十一童子舉擢第時類皆以誦經爲課邱獨以屬文見擢由是知名弱冠又應制舉拜奉禮郎邱神氣清古而志行修潔尤善詞賦族人左庶子方慶及御史大夫魏元忠皆稱薦之長安中自偃師主簿擢第拜監察御史開元初累遷考功員外郎先是考功舉人請託大行取士頗濫每年至數百人邱一切覈其實材登科者僅滿

百人議者以爲自則天已後凡數十年無如邱者其後
席豫巖挺之爲其次焉三遷紫微舍人以知制誥之勤
加朝散大夫再轉吏部侍郎典選累年甚稱平允擢用
山陰尉孫逖桃林尉張鏡微朔城尉張晉明進士王洽
然皆稱一時之秀俄換尚書左丞十一年拜黃門侍郎
其年山東旱儉朝議選朝臣爲刺史以撫貧民制曰昔
咎繇與禹言曰在知人在安人此皆念存邦本光于帝
載朝乾夕惕無忘一日而長吏或不稱蒼生或未寧深
思循良以矯過弊仍重諸侯之選故自朝廷始之於是
以邱爲懷州刺史又以中書侍郎崔沔等數人皆爲山

東諸州刺史至任皆無可稱唯邱在職清嚴人吏甚畏慕之俄又分知吏部選事入爲尚書左丞丁父憂去職服闋拜右散騎常侍仍知制誥二十一年侍中裴光庭卒中書令蕭嵩與邱有舊將薦邱知政事邱知而固辭且盛推尚書右丞韓休嵩因而奏之及休作相遂薦邱代崔琳爲御史大夫邱旣訥於言詞敷奏多不稱旨俄轉太子賓客襲父爵宿預男尋以疾拜禮部尚書仍聽致仕邱雖歷要職固守清儉未嘗受人饋遺第宅輿馬稱爲弊陋致仕之後藥餌殆將不給上聞而嘉歎下制曰王邱夙負良材累升茂秩比緣疾疹假以優閒聞其

家道屢空醫藥靡給久此從宦遂無餘資持操若斯古
人何遠且優賢之義方冊所先周急之宜沮勸攸在其
俸祿一事已上並宜全給式表殊常之澤用旌貞白之
吏天寶二年卒贈荊州大都督

諡曰文

史臣曰有唐之興綿歷年所骨鯁清廉之士懷忠抱義
之臣臺省之間駕肩接武但時有夷險道有汙隆用與
不用而已睿元之世若李傑畢構蘇珣鄭惟忠王志愔
盧從愿裴灌王邱並位列亞台名德兼著如尹思貞李
朝隱折李承嘉竇懷貞辱閭興貴趙常奴詩人所謂不
畏強禦者也解琬總兵朔野料敵如神功遂身退深知

止足茲亦有足多也

贊曰尚書亞台京尹方伯我朝重官云誰稱職傑構珣
忠能竭其力愔愿灌邱聿修厥德貞茂大僚隱繩貴戚
琬馳令名燕蜀之北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一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二

列傳五十二

李父

薛登

韋湊

從父知人知人子繩皆從新書增

韓思復

從子虛心虛舟

張廷珪

王求禮

辛替否

宋務光

從新書增 呂元泰

李父本名尚真

新書字尚真

趙州房子人也

少孤年十二工屬文中書令薛

元超曰是子少與兄尚一尚貞俱以文章見稱舉進士

且有海內名茂才異等累調萬年尉長安三年詔雍州長史薛季昶

選部吏才中御史者季昶以父聞擢監察御史劾奏無

避景龍初葉靜能怙勢景龍中累遷中書舍人學士

又條其姦中宗不納

時中宗遣使江南分道贖生以所在官物充直又上疏
曰江南水鄉採捕爲業魚鼈之利黎元所資土地使然
有自來矣伏以聖慈含育恩周動植布天下之大德及
鱗介之微品雖雲雨之私有霑於末類而生成之惠未
洽於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用支供易
殫費之若少則所濟何成用之儻多則常支有闕在於
拯物豈若憂人且鬻生之徒唯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
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回救贖之錢物減困貧
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又知制誥凡數載韋氏之
變詔令
嚴促多
又草定景雲元年遷吏部侍郎與宋璟盧從愿同時典

選銓叙平允甚為當時所稱

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

尋轉黃門侍

郎

封中山郡公制敕不便輒駁正貴幸有求官者睿宗曰朕非有靳顧李父不可耳

時睿宗令

造金仙玉真二觀又頻上疏諫帝每優容之

太平公主干政欲引

又自附又深自拒絕

開元初特令又與中書侍郎蘇頲纂集起居

注錄其嘉謬昌言可體國經遠者別編奏之又入門下

多所駁正開元初姚崇為紫微令又為紫微侍郎外託

薦賢其實引在已下去其糾駁之權也俄拜刑部尚書

又方雅有學識朝廷稱其有宰相之望會病卒

年六十人贈黃

門監諡曰貞遺令薄葬毋還鄉里葬日蘇頲畢構馬懷素往祖之哭日非公為勸而誰勸歟

兄尚一

清源尉早卒尚貞官至博州刺史兄弟同為一集號曰

李氏花萼集總二十卷

薛登本名謙光常州義興人也父士通大業中爲鷹揚
郎將江都之亂士通與鄉人聞人嗣安等同據本郡以
禦寇賊武德二年遣使歸國高祖嘉之降璽書勞勉拜
東武州刺史俄而輔公祐於江都構逆遣其將西門君
儀等寇常州士通率兵拒戰大破之君儀等僅以身免
及公祐平累功封臨汾侯貞觀初歷遷泉州刺史卒謙
光博涉文史每與人談論前代故事必廣引證驗有如
目擊少與徐堅劉子元齊名友善文明中解褐闕中主
簿天授中爲左補闕時選舉頗濫謙光上疏曰臣聞國

以得賢爲寶臣以舉士爲忠是以子皮之讓國僑鮑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於樂毅苻堅託政於王猛子產受國人之謗夷吾貪共賈之財昭王錫輅馬以止讒永固戮樊世以除譖處猜嫌而益信行間毀而無疑此由默而識之委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見愚於宣尼逢萌被知於文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遂不齒於平原此失士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則政乖得賢良之佐則時泰故堯資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亂而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則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來舉薦多不才假譽馳聲互相推獎希潤身之小計忘

臣子之大猷非所以報國求賢副陛下翹翹之望者也
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
之譽崇禮讓以勵已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爲先最以
雕蟲爲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
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衆議以定其高
下郡將難誣於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卽州將之榮辱穢
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
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
貪暴之風扇是以化俗之本須擯輕浮昔冀缺以禮讓
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林獎俗則蜀士多儒燕昭

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由是言之未
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自七國之季雖雜縱
橫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
里推高然後爲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宋之
後祇重門資獎爲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有梁
薦士雅愛屬詞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爲
重不以修身爲務逮至隋室餘風尙在開皇中李諤論
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詞忽君人之道好雕
蟲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
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茲擢士故文筆日煩其

政曰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詞其年
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於是風俗改勵
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
之徒復相放倣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
學不以指實爲本而以浮虛爲貴有唐纂厯雖漸革於
故非陛下君臨思察才於共理樹本崇化惟在旌賢今
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
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纔出試遣
搜駁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唯希欵
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

舉覓爲自求之稱未是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其材則
人品於茲見矣徇已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
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
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抑已推賢亦不肯待
以三命豈與夫白駒皎皎不雜風塵束帛茻茻榮高物
表校量其廣狹也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辭循
常之人捨其疎而取其附故選司補署喧然於禮闈州
貢賓王爭訟於階闥謗議紛合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
有競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白非上智焉能不
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

德以修名若開趨競之門邀仕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潔已則兆庶蒙其福故風化之漸靡不由茲今訪鄉閭之談唯祇歸於理正縱使名虧禮則罪挂刑章或冒籍以偷資或邀勲而竊級假其不義之賂則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之銓量茅容望重裴逸人之賞拔夏少名高語其優劣也祇如才應經邦之流唯令試策武能制敵之例只驗彎弧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減便卽告歸以此收入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詞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爲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

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概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撫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畧若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失指縱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効鬪將長於摧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泉聚米知隗囂之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設高祖追慙於酈生九拒之計窮公輸悉心於伐宋謀將不長於弓馬良相寧資於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妄飾詞鋒曹植題章虛飛麗藻校量其可否也伏願陛下降明制頒峻科千里一賢尚不爲少僥倖冒進須立隄防斷浮

虛之飾詞收實用之良策不取無稽之說必求忠告之言文則試以効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既察言觀行終亦循名責實自然僥倖濫吹之伍無所藏其妄庸故晏嬰云舉之以語考之以事寡其言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此取人得賢之道也其有武藝超絕文鋒挺秀有効伎之偏用無經國之大才爲軍鋒之爪牙作詞賦之標準自可試凌雲之策練穿札之工承上命而賦甘泉稟中軍而令赴敵既有隨才之任必無負乘之憂臣謹案吳起臨戰左右進劍吳子曰夫提鼓揮枹臨難決疑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謹案諸葛亮臨戎不親

戎服頓蜀兵於渭南宣王持劍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也謹案楊得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所任故也謹案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儀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消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謙撝之士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令其試守以觀能否參驗行事以別是非不實免王丹之官得人加翟璜之賞自然見賢不隱食祿不專苟或進鍾繇郭嘉劉隱薦李膺朱穆勢不

云遠有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

舉得賢行則君子之道長矣

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

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還並為邊害登諫曰臣聞
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
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
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子短昔晉郭
欽江統以夷狄處中夏必為變武帝不納卒有永嘉之
亂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並被獎遇官戎秩步
騁門服改舊語習楚夏窺圖史成敗熟山川險易國
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孤恩患必在後昔申公奔晉
使子狐庸為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叛楚漢遷五部匈奴
於汾晉卒以劉石作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川兵
人士凋散以冒頓之盛乘中國之虛而高祖困厄平城
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積漠謂穹廬賢於城郭
檀羆美於章紱既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國心不樂漢故
也元海五部散亡之除而能自振者少居內地明習漢
法鄙單于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禾嘗內徙不過劫邊
人繒綵麋藁歸陰山而已今皇風所覃含識革面方由

余效忠曰：碑盡節然，臣慮備豫不謹，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貽謀之道。臣謂願充侍子，可一切禁絕。先在國者，不使歸蕃，則夷人保尋轉水部員外郎，累遷給事中，疆邊邑無爭武，后不納。

檢校常州刺史，屬宣州狂寇朱大目。

新書鍾大眼

作亂，百姓

奔走。謙光嚴備，安輯闔境，肅然。轉刑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再遷尚書左丞。景雲中，擢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店肆，州縣不能理。謙光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遂與殿中慕容珣奏彈之。反爲太平公主所構，出爲岐州刺史。惠範旣誅，遷太子賓客，轉刑部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昭文館學士。開元初，爲東都留

守又轉太子賓客以與太子同名表請行字特敕賜名
登尋以孽子悅爲干牛爲憲司所劾放歸田里朝廷以
其家貧又特給致仕祿七年卒年七十三贈晉州刺史
撰四時記二十卷

韋湊

字彥宗

京兆萬年人曾祖瓚隋尚書右丞祖叔諧蒲

州刺史

貞觀中爲庫部郎中與弟吏部郎中叔謙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時號三列宿

父元福

桂州都督府長史湊永淳二年解褐授婺州參軍

徙資州司

兵觀察使房昶才之表于朝

累轉揚州法曹參軍州人前仁壽令孟

神爽豪縱數犯法交通貴戚前後官吏莫敢繩按湊白
長史張潛請因事除之會神爽坐事推問湊無所假借

神爽妄稱有密究問引虛遂杖殺之遠近稱伏

入爲相王屬時

姚崇兼府長史嘗曰韋子識遠文詳吾恨晚得之

湊景龍中歷遷將作少匠司

農少卿嘗以公事忤宗楚客出爲貝州刺史睿宗卽位

拜鴻臚少卿加銀青光祿大夫景龍二年轉太府少卿

又兼通事舍人時改葬節愍太子優詔加諡又雪李多

祚等罪還其官爵仍議更加贈官湊上書曰臣聞王者

發號施令必法乎天道使三綱叙十等

上下疑有脫譌

咸若者

善善明惡惡著也善善者懸爵賞以勸之也惡惡者設

刑罰以懲之也其賞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諡以褒貶

之所以勸誠將來也斯並至公之大猷非私情之可徇

故箕微獲用管蔡爲戮諡者臣議其君子議其父而曰
靈曰厲者不敢以私而亂大猷也則其餘安可失喪哉
臣竊見節愍太子與李多祚等擁北軍禁旅上犯宸居
破扉斬關突禁而入兵指黃屋騎騰紫微孝和皇帝移
御元武門親降德音諭以逆順而太子據鞍自若督衆
不停俄而其黨悔非轉逆爲順或迴兵討賊或投狀自
拘多祚等伏誅太子方事逃竄向使同惡相濟天道無
徵賊徒闕倒戈之人侍臣虧陛戟之衛其爲禍也胡可
忍言于時臣任將作少匠賜通事舍人內供奉其明日
孝和皇帝引見供奉官等雨泣謂曰幾不與卿等相見

其爲危懼不亦甚乎而今聖朝雪罪禮葬諡爲節愍以臣愚識竊所惑焉夫臣子之禮嚴敬斯極故過位必趨蹙路馬芻有誅昔漢成之爲太子也行不敢絕馳道當周室之衰微也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王孫滿猶以其不卷甲束兵譏其無禮知其必敗由是言之則太子稱兵宮內跨馬御前悖禮已甚矣况將更甚乎而可褒諡此臣所未諭也以其斬武三思父子而嘉之乎然弄兵討逆以安君父則可嘉也而乃因欲自取之是競爲逆可褒諡乎此又臣所未諭也將廢韋氏而嘉之乎然韋氏逆彰義絕則誅之亦可也當此時也韋氏未

有逆彰未爲義絕於太子爲母豈有廢母之理乎且旣非中宗之命而廢之是劫父廢母亦悖逆也可褒諡乎此又臣所未諭也夫君或不君臣安可不臣父或不父子安可不子借如君父有桀紂之行臣子無廢殺之理况先帝功格宇宙德被生靈廟號中宗諡曰孝和皇帝而逆命之子可褒諡乎此又臣所未諭也昔獻公惑驪姬之譖將殺其太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平太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君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不敢愛其

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苟出而圖吾君
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自縊其行如是其諡僅可
爲恭今太子之行反是可諡爲節愍乎此又臣所未論
也昔漢武帝末年江充與太子有隙恐帝宴駕後爲太
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典理其事因此爲姦遂至太子
宮掘蠱得桐木以誣太子時武帝避暑甘泉宮獨皇后
太子在太子不能自明納其少傅石德謀遂矯節斬充
因敗逃匿非稱兵詣闕無逆謀於父然身死於湖不葬
無諡至昭帝時有男子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制使公卿
識視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衛不疑後至叱從吏收縛

之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制獄天子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義者及後太子孫立爲天子是曰孝宣皇帝太子方獲禮葬而諡曰戾今節愍太子之行比之豈可同年而語其於陛下又猶子也而諡爲節愍乎此又臣所未諭也昔項羽之臣丁公常將危漢高祖高祖謂之曰二賢豈相厄哉丁公乃止及高祖滅項氏遂戮丁公以徇曰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夫戮之大義至公也不私德之所以誠其後之事

君者今節愍太子之爲逆復非欲保護陛下其可褒諡乎此又臣之所未諭也陛下天縱聖哲所任賢明以臣至愚寧可干議然臣又惟堯舜聖君也八凱五臣良佐也猶廣聽芻蕘之言者蓋爲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也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臣輒緣斯義敢以陳聞願得與議諡者對議於御前若臣言非也甘受謗聖政之罪赴鼎鑊之誅仍請申明義以示天下使臣輩愚惑者咸蒙冰釋則無復異議矣若所諡未當奈何施之聖朝垂之史冊使後代逆臣賊子因而引譬資以爲辭是開悖亂之門豈示將來之法伏望改定其

諡務合禮經其李多祚等罪請從宥免不謂爲雪以順天下之心則盡善盡美矣書奏睿宗引湊謂曰誠如卿言事已如此如何改動湊曰太子實行悖逆不可褒美請稱其行改諡以一字多祚等以兵犯君非曰無罪祇可云放不可稱雪帝然其言當時執政以制令已行難於改易唯多祚等停贈官而已明年起金仙玉真兩觀用工巨億湊進諫曰陛下去夏以妨農停兩觀作今正農月翻欲興功雖知用公主錢不出庫物但土木作起高價雇人三輔農人趨目前之利捨農受雇棄本逐末臣聞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臣竊恐不可帝不應

湊又奏曰且陽和布氣萬物生育土木之間昆蟲無數此時興造傷殺甚多臣亦恐非仁聖本旨睿宗方納其言令在外詳議中書令崔湜侍中岑羲謂湊曰公敢言此大是難事湊曰叨食厚祿死且不辭況在明時必知不死尋出爲陝州刺史無幾轉汝州刺史開元二年夏敕靖陵建碑徵料夫匠湊以自古園陵無建碑之禮又時正旱儉不可興功飛表極諫工役乃止尋遷岐州刺史四年入爲將作大匠時有敕復孝敬廟爲義宗湊上書曰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興實由師古師古之道必也正名名之與實故當相副其在宗廟禮之

大者豈可失哉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
毀故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宗文
王武王漢則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代宗其後代有稱宗
者皆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於不毀稱宗
之義不亦大乎伏惟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
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
况別起寢廟不入昭穆稽諸祀典何義稱宗而廟號義
宗稱之萬代以臣庸識竊謂不可陛下率循典禮以闢
大猷有司所議以致此失或虧盡善豈不惜哉望更詳
議務合於禮於是敕太常議遂停義宗之號

遷右衛大將軍元宗

謂曰故事諸衛大將軍與尚書更爲之
近時職輕故用卿以重此官其毋辭
奏前後上書論

時政得失多見採納再遷河南尹累封彭城郡公陽主

簿王鈞以賊抵死詔曰兩臺御史以公事左授杭州書

河南尹縱吏侵漁春秋重責帥

曹刺史侍御史張洽轉汾州刺史十年拜太原尹兼節

度支度營田大使其年卒官年六十五贈幽州都督諡

曰文子見素自有傳湊從父知人字行哲叔謙子弱而

擢州參軍八人爲中臺郎知人自荆府兵曹遷司庫員

外郎兼判司戎大夫事未幾卒子維繩繩長文辭撫養

宗屬孤幼無異情舉孝廉以母老不肯仕踰二十年乃

歷長安令威行京師擢監察御史更泗涇鄜三州刺史

尚書丞郎繩刊定圖簡以善職稱終陳王傳湊從子虛

虛心

字無逸

父維

字文紀

少習儒業博涉文史舉進士

擢武功主

簿督役乾陵會歲飢均力勸功人不知勞坐徐敬業親貶五泉主簿徙內江令教民耕桑縣爲刻頌

自大

理丞累至戶部郎中善於剖判時員外郎宋之問工於詩時人以爲戶部有二妙終於左庶子虛心舉孝廉爲官嚴整累至大理丞侍御史神龍年推按大獄時僕射竇懷貞侍中劉幽求意欲寬假虛心堅執法令有不可奪之志景龍中西域羌胡背叛時並擒獲有敕盡欲誅之虛心論奏但罪元首其所全者千餘人虛心有孝行及丁父憂哀毀過禮鬚鬢盡白朝廷深所嗟尙後遷御史中丞左右丞兵部侍郎荆揚潞長史兼採訪使所在

官吏振肅威令甚舉中外以為標準

荆州有鄉豪負勢干法虛心籍其貲

入之官以廬江多盜遂縣舒城盜賊為衰

歷戶部

新書工部

尚書東京留守

累封南皮

縣卒年六十七

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正

季弟虛舟亦以舉孝廉自

御史累至戶部司勳左司郎中歷荊州長史洪魏州刺

史兼採訪使多著能政入為刑部侍郎終大理卿家有

禮則

初維為郎蒔柳千庭及虛心兄弟居郎省對之輒斂容

父子兄弟更踐郎署

稱郎官家

韓思復

字紹出

京兆長安人也祖倫貞觀中為左衛率賜

爵長山縣男思復少襲祖爵

思復少孤年十歲母為語父亡狀感咽幾絕故倫特

愛之嘗曰此兒必大吾家然家富有金玉車馬玩好未嘗省篤學舉秀才高第襲祖封永淳中家益窶歲飢京

北杜瑾者以百綾餉思復思復方併日食而綾完封不
發調梁府倉曹參軍會大旱輒開倉賑民州劾責對曰
人窮則濫不如因而活之
無趣為盜賊州不能誅
初為汴州司戶參軍為政寬

恕不行杖罰在任丁憂家貧鬻薪終喪制時姚崇為夏

官侍郎知政事深嘉歎之擢授司禮博士

五遷禮部郎中
建昌王武

攸寧母亡請鼓吹思復持不可而止坐為王同皎所薦

貶始州長史遷滁州刺史州有銅官人錐鑿尤苦思復

為賈他鄙費省獲多有黃芝五生
景龍中累遷給事中

州署民為刻石頌其祥徙襄州
時左散騎常侍嚴

帝作景龍觀思復諫曰禍難初弭士
善思坐譙王重福事下制獄有司言善思昔嘗任汝州

刺史素與重福交遊召至京師竟不言其謀逆唯奏云
東都有兵氣據狀正當匿反請從絞刑思復駁奏曰議

獄緩死列聖明規刑疑從輕有國常典嚴善思往在先
朝屬韋氏擅內侍寵宮掖謀危宗社善思此時遂能先
覺因詣相府有所發明進論聖躬必登宸極雖交遊重
福蓋謀陷韋氏及其謁見猶不奏聞將此行藏卽從極
法且敕追善思書至便發向懷逆節寧卽奔命一面踈
網誠合順生三驅取禽來而可宥惟刑是恤事合昭詳
請付刑部集羣官議定奏裁以符慎獄是時議者多云
善思合從原有有司仍執前議請誅之思復又駁曰臣
聞刑人於市爵人於朝必僉謀攸同始行之無惑謹案
諸司所議嚴善思十纔一人抵罪惟輕夫帝聞九重塗

遠千里故借天下之耳以聽聽無不聰借天下之目以視視無不接今羣言上聞採擇宜審若棄多就少臣實懼焉輿誦一乖下情不達雖欲從衆其可及乎凡百京司逢時之泰列官分職有賢有親親則列藩諸王陛下愛子賢則胙茅開國陛下名臣見無禮於君寧肯雷同不異今措詞多出法合從輕上納其奏竟免善思死配流靜州思復尋轉中書舍人數上疏陳得失多見納用開元初爲諫議大夫時山東蝗蟲大起姚崇爲中書令奏遣使分往河南河北諸道殺蝗蟲而埋之思復以爲蝗蟲是天災當修德以禳之恐非人力所能翦滅上疏

曰臣聞河南河北蝗蟲頃日更益繁熾經歷之處苗稼
都損今漸翔飛河西游食至洛使命來往不敢昌言山
東數州甚爲惶懼且天災流行埋瘞難盡望陛下悔過
責躬發使宣慰損不急之務召至公之人上下同心君
臣一德持此誠實以答休咎前後驅蝗使等伏望總停
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心無親惟惠是懷不可不
收攬人心也上深然之出思復疏以付崇崇乃請遣思
復往山東檢蝗蟲所損之處及還具以實奏崇又請令
監察御史劉沼重加詳覆沼希崇旨意遂筆撻百姓迴
改舊狀以奏之由是河南數州竟不得免思復遂爲崇

所擠出爲德州刺史轉絳州刺史入爲黃門侍郎加銀

青光祿大夫帝北巡爲行在代裴灌爲御史大夫思復

性恬澹好元言安仁體道非紀綱之任無幾轉太子賓

客進爵伯累遷吏部侍郎復爲襄州刺史十三年卒年七

十餘年七十四謚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道忠孝韓

仁傑李無爲者隱居太白山思復少從二子朝宗天寶

初爲京兆尹朝宗初歷左拾遺唐宗詔作乞寒胡戲諫

今乞寒胡非古不法無乃爲狄又道路噴噴咸言皇太

子微服觀之且匈奴在耶刺客卒發大宴不測白龍魚

服可深畏也況天象變見疫厲相仍唐宗與將軍龍承

蓋帝稱善特賜中上考帝傳位太子朝宗與將軍龍承

宗諫曰太子雖居聖宜且養成盛德帝不聽累遷荊州

長史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朝宗以襄州刺

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
行人雖賜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恙人
更號韓公并坐所任吏擅賦役貶洪州刺史天寶初召
爲京兆尹分渭水入金光門滙爲潭以通西市材木出
爲高平太守始開元末海內無事訛言兵當興衣冠潛
爲避世計朝宗廬終南山爲長安尉霍仙奇所發元宗
怒使侍御史王鉞訊之貶吳興別駕卒朝宗喜識
拔後進嘗薦崔宗之嚴武於朝當時士咸歸重之

朝宗孫欽字相之少有文學性尚簡澹

元和初

舉進士累

辟藩方自襄州從事徵拜殿中侍御史遷刑部員外郎
求爲澧州刺史歲滿受代宰相牛僧孺鎮鄂渚辟爲從
事徵拜刑部郎中轉京兆少尹遷給事中出爲桂州觀
察使桂管二十餘郡州掾而下至邑長三百員由吏部
而補者什一他皆廉吏量其才而補之欽旣至桂吏以

常所爲官者數百人引謁一吏執籍而前曰具員請補某闕欽戒曰在任有政者不奪所理有過者必繩以法闕者當俟稽諸於籍取其可者然後補之會春衣使內官至求賄於郵吏二豪家因厚其資以求邑宰欽悉諾之使去坐以撓法各笞其背自是豪猾斂迹皆得清廉吏以蘇活其人未幾詔置五管都監計所費盡一境地征不足飽其意欽特用儉約處之遂爲定制君子以爲難開成二年卒于官贈工部侍郎

張廷珪河南濟源人其先自常州徙焉廷珪少以文學

知名性慷慨有志尚

第進士調白水尉

弱冠應制舉長安中累

遷監察御史則天稅天下僧尼出錢欲於白司馬坂營
建大像廷珪上疏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爲義因心而成
不可以諸相見也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
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真如之果不外求也陛下信心
歸依發宏誓願壯其塔廟廣其尊容已徧於天下久矣
蓋有住於相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何以言
之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及恒河
沙等身命布施其福甚多若人於此經中受持及四句
偈等爲人演說其福勝彼如佛所言則陛下傾四海之
財殫萬人之力窮山之木以爲塔極冶之金以爲像雖

勞則甚矣費則多矣而所獲福不愈於一禪房之匹夫
菩薩作福德不應貪著蓋有爲之法不足高也況此營
建事殷土木或開發盤礴峻築基階或塞穴洞通轉採
斫輾壓蟲蟻動盈巨億豈佛標坐夏之義愍蠢動而不
忍害其生哉又役鬼不可唯人是營通計工匠率多貧
窶朝驅暮役勞筋苦骨簞食瓢飲晨炊星飯飢渴所致
疾疹交作豈佛標徒行之義愍畜獸而不忍殘其力哉
又營築之資僧尼是稅雖乞丐所致而貧闕猶多州縣
微輸星火逼迫或謀計靡所或鬻賣以充怨聲載路和
氣未洽豈佛標隨喜之義愍愚蒙而不忍奪其產哉且

邊朔未寧軍裝日給天下虛竭海內勞弊伏惟陛下慎
之重之思菩薩之行爲利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則
其福德若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矣何必
勤於住相凋蒼生之業崇不急之務乎臣以時政論之
則宜先邊境畜府庫養人力臣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
厄滅諸相崇無爲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
理爲上不以人廢言幸甚幸甚則天從其言卽停所作
仍於長生殿召見深賞慰之

會詔市河南河北牛羊荆
益奴婢置監登萊以廣軍

資廷珪上書曰今河南牛疫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
抑奪併市則價難準簡擇則吏求賄是牛再疫農重傷
也高原耕地奪爲牧所兩州無復丁田牛羊踐暴舉境
何賴荆益奴婢多國家戶口姦豪掠賣一入於官永無

免期南北異宜至必生疾此有損無益也抑聞之君
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資在耕耕所資在牛牛廢
則耕廢耕廢則食去食去則民亡民亡則何恃爲君羊
非軍國切要假令蕃滋不可射利后乃止張易之誅議
窮治黨與廷珪建言自古革命務歸人心則以刑勝治
今唐厯不移天地復主宜以仁化蕩宥且易之盛時趨
附奔走半天下盡誅則已暴罰一二則法不平宜一切
洗貸中宗納之神龍初詔白司馬坂復營佛祠廷珪方
奉詔抵河北道出其所見營築勞亟懷不能已上書切
爭且言自中興之初下詔書弛不急斥少監楊務廉以
示中外今土木復興不稱前詔掘壞伐木寢害生氣願
罷之以紓窮乏帝不省景龍末爲中書舍人再轉洪州
都督仍爲江南西道按察使開元初入爲禮部侍郎時
久旱關中飢儉下制求直諫昌言宏益政理者廷珪上
疏曰臣聞古有多難興王殷憂啓聖者皆以事危則志
銳情迫則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轉禍爲

福者也伏見景龍之末中宗遇禍先天之際凶黨構謀社稷有危於綴旒國朝將均於絕縊陛下神武超代精誠動天再掃氛沴六合清朗而後上順皇旨俯念黔黎高運璿衡光膺寶籙日月所燭之地書軌未通之鄉無不霑濡渥恩被服淳化十堯九舜未足稱也明明上帝照臨下土宜錫介祉以答鴻休然屬頭歲已來陰陽愆候九穀失稔萬姓阻飢關輔之間更爲尤劇至有樵蘇莫爨糧乾靡資不復聊生方憂轉死偶會昌運遘茲難否者臣竊思之皇天之意將恐陛下春秋鼎盛神聖在躬不崇朝而建大功自藩邸而陟元后或簡下濟之道

獨滿雄圖之志輕虞舜而不法思漢武以自高是故昭
見咎徵載加善誘將欲大君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永保
大和以固邦本也斯皇天於陛下睠顧深矣陛下焉可
不奉若休旨而寅畏哉臣愚誠願陛下約心削志澄思
勵精考羲農之書敦素朴之道登庸端士放黜佞人屏
退後宮減徹外廡場無蹴踘之翫野絕從禽之賞休石
田之遠境罷金甲之懸軍矜恤惇嫠蠲薄徭賦去竒伎
淫巧捐和璧隋珠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自然波清四海
塵銷九域農夫樂其業餘糧棲於畝則和氣上通於天
雖五星連珠雨暉合璧未足多也珍祥下降於地雖鳳

皇巢閤麒麟在郊未足奇也或謂天之炯戒不足畏者則將上天憑怒風雨迷錯荒饑日甚無以濟下矣或謂人之窮乏不足恤者則將齊昨沮志億兆攜離愁苦勢極無以奉上矣斯蓋安危所繫禍福之源奈何朝廷曾不是察况今陛下受命伊始敷政惟新卿士百僚華夷萬族莫不清耳以聽刮目而視延頸企踵冀有所聞見顒顒如也何可怠棄典則坐辜其望哉再遷黃門侍郎時監察御史蔣挺以監決杖刑稍輕敕朝堂杖之廷珪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卽殺當流卽流不可決杖士可殺不可辱也時制命已行然議者以

廷珪之言爲是

王珣持節巡天兵諸軍方還復詔行塞

且言中國步多騎少人齎一石糧負甲百斤盛夏長驅

晝夜不休勞逸相絕其勢不敵一也出軍掩敵兵不數

萬不可以行廢農廣饋饑歲不支二也千里遠襲其誰

不知賊有斥候必能預防三也狄人獸居積漠譬之石

田克而無補四也天下無年當養人息兵五也又請復

十道按察使巡視州縣帝然納之因詔陸象先等分使

十道時遣使齎繒綿至石國市犬馬廷珪曰犬馬非土

性弗畜珍禽異獸不育於國不宜勞遠人致異物願省

無益之故救必然俄坐泄禁中語出爲沔州刺史又歷

之急天下之幸

蘇宋魏三州刺史初景龍中宗楚客紀處訥武延秀韋

兩道蠶產所宜雖水旱得以蠶折租廷珪謂兩道倚大

河地雄與股肱走集宜得其歡心安可不恤其忠而殫

其力若以桑蠶所宜而加別稅則隴右羊馬山南椒漆

山之銅錫鉛錯海之蜃蛤魚鹽水旱皆免寧獨河南北

外於王度哉願依貞觀永入爲少府監加金紫光祿大

徽故事準令折免詔可

夫封范陽男四遷太子詹事以老疾致仕二十二年卒
年七十餘贈工部尙書諡曰貞穆廷珪素與陳州刺史
李邕親善屢上表薦之邕所撰碑碣之文必請廷珪八
分書之廷珪旣善楷隸甚爲時人所重

王求禮許州長社人則天朝爲左拾遺遷監察御史性

忠謇敢言每上封彈事無所畏避

后方營明堂凋飾譎怪侈而不法求禮以

爲鐵鸞金龍丹雘珠玉乃商瓊臺夏瑤室之比非古所

謂茅茨采椽者自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輦以人負則

人代畜上書時契丹李盡忠反叛其將孫萬榮寇陷河

北數州河內王武懿宗擁兵討之畏懦不敢進旣而賊
大掠而去懿宗條奏滄瀛百姓爲賊誑誤者數百家請

誅之求禮執而効之曰此詿誤之人比無良吏教習城池又不完固爲賊驅逼苟徇圖全豈素有背叛之心哉懿宗擁強兵數十萬聞賊將至走保城邑罪當誅戮今乃移禍於詿誤之人豈是爲臣之道請斬懿宗以謝河北百姓懿宗大懼則天竟降制赦之契丹陷幽州饋輓不給左相豆盧欽望請輟京官兩月俸料以助軍求禮謂欽望曰公祿厚俸優輟之可也國家富有四海足以儲軍國之用何藉貧官薄俸公此舉豈宰相法邪欽望作色拒之乃奏曰新書作姚璿語秦漢皆有稅算以贍軍求禮不識大體妄有訟辭求禮對曰秦皇漢武稅天下虛中

以事邊奈何使聖朝則倣不知欽望此言是大體邪事

遂不行

久視二年

時三月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爲瑞草

表將賀求禮止之曰宰相調燮陰陽而致雪降暮春災

也安得爲瑞如三月雪爲瑞雪則臘月雷亦瑞雷也舉

朝嗤笑以爲口實

既賀者入求禮卽厲言今陽氣憤升而陰水激射此天災也主荒臣佞寒

暑失序戎狄亂華盜賊繁興正官少僞官多百司非求

賄不入使天有瑞何感而來哉羣臣震恐后爲罷朝禮竟以剛正名位不達而卒

神龍初終衛王府參軍

辛替否

字協時

京兆

萬年

人也景龍年爲左拾遺時中宗置

公主府官屬安樂公主府所補尤多猥濫又駙馬武崇

訓死後棄舊宅別造一宅侈麗過甚時又盛興佛寺百

姓勞弊帑藏爲之空竭替否上疏諫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九卿已下皆有其位而闕其選賞一人謀乎三事職一人訪乎羣司負寵者畏權勢之在躬知榮者避權門而不入故稱賞不僭官不濫士皆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委裘而無倉卒之危垂拱而無顛沛之患夫事有惕耳目動心慮作不思古以行於今者蓋有之矣伏惟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無充於錫何媿於無用之臣何慙於無力之士至於公府補授罕存推擇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咸涉膏腴之

地臣聞古人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伏惟公主陛下之
愛女選賢良以嫁之設官職以輔之傾府庫以賜之壯
第觀以居之廣池籞以嬉之可謂之至重也可謂之至
憐也然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
憎轉福爲禍何者竭人之力人怨也費人之財人怨也
奪人之家人怨也愛數子而取三怨於天下使邊疆之
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何所
恃乎向者魯王賞同諸壻禮等朝臣則亦有今日之福
無曩時之禍人徒見其禍不知禍之所來所以禍者寵
愛過於臣子也去年七月五日已見其徵矣而今事無

改更尙因循棄一宅而造一宅忘前禍而忽後禍臣竊
謂陛下憎之矣非愛之也臣聞君以人爲本本固則邦
寧邦寧則陛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伏惟外謀宰臣爲
久安之計以存之不使姦臣賊子以伺之臣聞微不可
不防遠不可不慮當今疆場危駭倉廩空虛揭竿守禦
之士賞不及肝腦塗地之卒輸不充而方大起寺舍廣
造第宅伐木空山不足充梁棟運土塞路不足充牆壁
誇古耀今踰章越制百僚鉗口四海傷心夫釋教者以
清淨爲基慈悲爲主故常體道以濟物不欲利己以損
人故常去己以全真不爲榮身以害教三時之月掘山

穿池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榮身則不清淨豈大聖大神之心乎臣以爲非真教非佛意違時行違人欲自像王西下佛教東傳青螺不入於周前白馬方行於漢後風流雨散千帝百王飾彌盛而國彌空役彌重而禍彌大覆車繼軌曾不改途晉臣以佞佛取譏梁主以捨身構隙若以造寺必爲其理體養人不足以經邦則殷周已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爲不長漢魏已降爲不短臣聞夏爲天子二十餘代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代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代而秦受之

自漢已後歷代可知也何者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因
其窮金玉修塔廟方得久長之助乎臣聞於經曰菩薩
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卽無所見又曰一切有
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臣以滅雕琢之費以賑
貧下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
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迴不急之
祿以購清廉是有唐虞之理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
親未來而疏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爲而
輕天子之功業臣竊痛之矣當今出財依勢者盡度爲
沙門避役姦訛者盡度爲沙門其所未度唯貧窮與善

人將何以作範乎將何以役力乎臣以爲出家者捨塵俗離朋黨無私愛今殖貨營生非捨塵俗拔親樹知非離朋黨畜妻養孥非無私愛是致人以毀道非廣道以求人伏見今之宮觀臺榭京師之與洛陽不增修飾猶恐奢麗陛下尙欲頃池塹捐苑囿以賑貧人無產業者今天下之寺蓋無其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之甚矣用度過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猶尙不給况資以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臣聞國無九年之儲國非其國伏計倉

廩度府庫百僚供給百事用度臣恐卒歲不充况九年之積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荐臻沙門不可撥干戈寺塔不足穰飢饉臣竊痛之矣疏奏不納歲餘安樂公主被誅睿宗卽位又爲金仙玉真公主廣營二觀先是中宗時斜封受官人一切停任凡數百千人又有敕放令却上替否時爲左補闕又上疏陳時政曰臣嘗以爲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破家亡國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眼見臣請以有唐已來理國之得失陛下之所眼見者以言之惟陛下審之聽之擇善而從之則萬歲之業自可致矣何憂乎黎庶之不安福祚之不永伏以

太宗文武聖皇帝陛下之祖撥亂反正開階立極得至
理之體設簡要之方省其官清其利舉天下職司無一
虛受用天下財帛無一枉費賞必俟功官必得俊所爲
無不成所征無不伏不多造寺觀而福德自至不多度
僧尼而殃咎自滅道合乎天地德通乎神明故天地憐
之神明祐之使陰陽不愆風雨合度四人樂其業五穀
遂其成腐粟爛帛填街委巷千里萬里貢賦于郊九夷
百蠻歸款于闕自有帝皇已來未有若斯之神聖者也
故得享國久長多歷年所陛下何不取而則之中宗孝
和皇帝陛下之兄居先人之業忽先人之化不取賢良

之言而恣子女之意官爵非擇虛食祿者數千人封建
無功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不止枉費財者數百億度
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十萬是使國家所出加數倍所入
減數倍倉不停卒歲之儲庫不貯一時之帛所惡者逐
逐多忠良所愛者賞賞多讒慝朋佞喋喋交相傾動容
身不爲於朝廷保位皆由於黨附奪百姓之食以養殘
兇剝萬人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親忿衆離水
旱不調疾疫屢起遠近殊論公私罄然五六年間再三
禍變享國不永受終于兇婦人寺舍不能保其身僧尼
不能護妻子取譏萬代見笑四夷此陛下之所眼見也

何不除而改之依太宗之理國則百官以理百姓無憂
故太山之安亦可致矣依中宗之理國則萬人以怨百
事不寧故累卵之危立可致矣頃自夏已來霖雨不解
穀荒于壟麥爛于場入秋已來亢旱成災苗而不實霜
損蟲暴草葉枯黃下人咨嗟未知調賑而營寺造觀日
繼于時檢校試官充臺溢署伏惟陛下愛兩女爲造兩
觀燒瓦運木載土填坑道路流言皆云計用錢百餘萬
貫惟陛下聖人也無所不知陛下明君也無所不見既
知且見知倉有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間
可存活乎三邊之上可轉輸乎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陲

遣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飢寒賞賜之間迴無
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而乃以百萬貫錢造無用之
觀以受六合之怨乎以違萬人之心乎伏惟陛下續阿
韋之醜跡而不改阿韋之亂政忍棄太宗之理本不忍
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久長之謀不忍棄中宗短促
之計陛下又何以繼祖宗親萬國昔陛下爲皇太子在
阿韋之時危亡是懼常切齒於羣兇今貴爲天子富有
海內而不改羣兇之事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陛
下又何以非羣兇而誅之臣往見明敕自今已後一依
貞觀故事且貞觀之時豈有今日之造寺營觀加僧尼

道士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而亂政者也臣以爲棄
其言而不行其信慕其善而不遷其惡陛下又何以刑
於四海往者和帝之憐悖逆也爲姦人之所誤宗晉卿
勸爲第宅趙履溫勸爲園亭損數百家之居侵數百家
之地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卒使亭不得遊宅
不得坐信邪佞之說成骨肉之刑此陛下之所眼見也
今茲造觀臣必知非陛下公主之本意得無趙履溫之
徒將勸爲之冀誤其骨肉不可不明察也臣聞出家修
道者不預人事專清其身心以虛泊爲高以無爲爲妙
依兩卷老子視一軀天尊無欲無營不損不害何必璇

臺玉榭寶象珍龕使人困窮然後爲道哉且舊觀足可
歸依無造無營以取窮竭若此行之三年國不富人
不安朝廷不清陛下不樂則臣請殺身於朝以令天下言
事者伏惟陛下行非常之惠權停兩觀以俟豐年以兩
觀之財爲公主施貧窮填府庫則公主福德無窮矣不
然臣恐下人怨望不減於前朝之時前朝之時賢愚知
敗人雖有口而不敢言言未發聲禍將及矣韋月將受
誅於丹徼燕欽融見殺於紫庭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納
忠於主身旣死矣朝亦危矣故先朝誅之陛下賞之是
陛下知直言之士有裨於國臣今直言亦先代之直惟

陛下察之疏奏睿宗嘉其公直稍遷爲右臺殿中侍御

史

雍令劉少微恃權貪賊替否按之岑義屢以爲請替否曰我爲憲司懼勢以縱罪謂王法何少微坐死

開元中累轉潁王府長史天寶初卒年八十餘

宋務光字子昂一名烈汾州西河人舉進士及第調洛陽尉遷右衛騎曹參軍神龍元年大水詔文武九品以上官直言極諫務光上書曰后王樂聞過罔不興拒諫罔不亂樂聞過則下情通下情通則政無闕此所以興也拒諫則羣議壅羣議壅則上孤立此所以亂也臣嘗觀天人相與之際有感必應其間甚密是以教失於此變生於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竊見自夏以

來水氣勃戾天下多罹其災洛水暴漲漂損百姓傳曰
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
嚴配祖宗自陛下御極郊廟山川不時薦見又水者陰
類臣妾之道氣盛則水泉溢頃虹蜺紛錯暑雨滯露陰
勝之沴也後庭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以干外政願深
思天變杜絕其萌又自春及夏牛多病死疫氣浸淫傳
曰思之不睿時則有牛禍意者萬機之事陛下未躬親
乎鼂錯曰五帝其臣不及則自親之今朝廷賢佐雖多
然莫能仰陛下清光願勤思法官凝就大化以萬方爲
念不以聲色爲娛以百姓爲憂不以犬馬爲樂臣聞三

五之君不能免淫亢顧備禦存乎人耳災興細微安之不怪及禍變已成駭而圖之猶水決治防病困求藥雖復僂俛尙何救哉夫塞變應天實繫人事今霖雨卽閉坊門豈一坊一市能感發天道哉必不然矣故里人呼坊門爲宰相謂能節宣風雨天工人代乃爲虛設又數年以來公私覈竭戶口減耗家無接新之儲國乏俟荒之蓄陛下近觀朝市則以爲旣庶且富試踐閭陌則百姓衣馬牛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丁壯盡於邊塞孀孤轉於溝壑猛吏奮毒急政破資馬困斯佚人窮斯詐起爲姦盜從而刑之良可歎也今人貧而奢不息法

設而僞不止長吏貪冒選舉以私稼穡之人少商旅之人衆願坦然更化以身先之凋殘之後緩其力役久弊之極訓以敦龐十年之外生聚方足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所以守器承祧養民贊業願擇賢能早建儲副安社稷慰黎元姻戚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患憑寵生災愛之適以害之也如武三思等誠不宜任以機要國家利器庸可久假於人祕書監鄭普思國子祭酒葉靜能挾小道淺術列朱紫取銀黃虧國經悖天道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誠治亂安危之秋也願陛下遠佞人親有德乳保之母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

牒瀆疏奏不省俄以監察御史巡察河南道時滑州輪
丁少而封戶多每配封人皆亡命失業務光建言通邑
大都不以封今命侯之家專擇雄奧滑州七縣而分封
者五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輸國請以封戶均餘州
又請食賦附租庸歲送停封使息傳驛之勞不見納以
考最進殿中侍御史遷右臺嘗薦汝州參軍事李欽憲
後爲名臣卒年四十二時又有清源尉呂元泰亦上書
言時政曰國家者至公之神器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
正今中興政化之始幾微之際可不慎哉自頃營寺塔
度僧尼施與不絕非所謂急務也林胡數叛獯虜內侵

帑藏虛竭戶口亡散天下人失業不謂太平邊兵未解
不謂無事水旱爲災不謂年登倉廩未實不謂國富而
乃驅役饑凍彫鐫木石營構不急勞費日深恐非陛下
中興之要也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
蘇莫遮旗鼓相當軍陣勢也騰逐喧噪戰爭象也錦繡
夸競害女工也督歛貧弱傷政體也胡服相歡非雅樂
也渾脫爲號非美名也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
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
方臣所未諭書曰謀時寒若何必羸形體灌衢路鼓舞
詭譎而索寒焉書聞不報

史臣曰夫好聞其善惡聞其過君人者之常情也寧詔
嬖以取容不逆耳以招禍臣人者之常情也能反此者
不亦善乎李薛等六君吐忠讜之言補朝廷之失有犯
無隱不愧古人有唐之良臣也

贊曰臣之事君有邪有正君之使臣從諫則聖李薛輸
忠救人之命韋韓讜言醫國之病辛王章疏犯顏竦聽
張子法言實裨時政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二